

鄭光昭編

抗戰叢刊第二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鄭光昭編

抗戰叢刊第二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再版

(35636.3B)

抗戰叢刊第二輯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鄭光昭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分館

漢口重慶南昌安慶
成都西安開封金華
廣州梧州昆明福州
香港汕頭貴陽廈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朱賓文)

導言

我們這次抗戰，將士用命，勇敢犧牲，不必多說。其中尤以空軍將士，技術高超，奮身殺敵，最是難得。

我國積弱，無可諱言，海防洞開，海軍力量幾等於零，敵艦可隨時進襲我沿海沿江各口岸；而敵人侵略行爲，永無止境，我們至此，還怎能談到什麼抵抗？

九一八與一二八之役，我們所受教訓更深，已知空言抗敵及不充分的抗戰，都無補於實際。於是蔣委員長看清這點，就努力經營國防，擴充空軍，尤以後者，最令國人感動。因爲現代空軍科學的進展，已使空軍成爲最重要的兵器及兵種之一。「無空防即無國防」已成定論。一小隊優秀的轟炸機，可以擊沉體大如山的海軍主力艦，一架偵察機，可增加許多步兵作戰的便利，而驅逐機的防守陣地，要塞及城市的力量，更是偉大。所以上年蔣委員長五十歲生日，國內外同胞，集資購機，將近

百架，獻為壽禮，而蔣委員長即以此機全數轉贈於國家。轟轟烈烈的一幕，猶在眼前，由此可見國人們對於空軍的珍視。

在杭州及洛陽等地，都設有非常完備的航空學校，由蔣委員長親任總校長，選拔全國最優秀的青年，灌輸精密的學識技術和主義的思想，訓練成為新中國的空軍幹部。一方面在全國各要地，開闢飛機場，作為空軍的根據地。今年正月份的英國軍事雜誌曾舉中國的空軍為新中國的「寵兒」。

果然在八一三全國抗戰之幕揭開後，我們忠勇的空軍，真的無負蔣委員長及國人們的期望，那種一鳴驚人的成績，實在無人不讚嘆！關於這種驚人成績的表現，在全中國的每人心中，都能引起尊敬的心理，所以不能讓其湮沒的。

因此編者也就收集各種材料，編成了這一輯以「空戰及空軍勇士」為中心的小冊子，以供獻讀者。不過我們空軍作戰還是第一次，這方面的所記述描寫的作品，當然有嫌不充足及不純熟之處。而且我們的軍事當局，并不如敵人的過事宣傳，再加上個人的搜集力量薄弱，在這本小冊子

上所得的材料，與實況對比起來，當然亦是不及萬一了！

可是編者編輯的方法，不妨略作報告，以求讀者的指教。便是編輯這本小冊子時，仍採用第一輯的編輯方法：先在各日報及雜誌上選擇這方面幾篇最可徵信及生動的特寫，稍行增刪，並加以小標題及標點；再在每總題目後作一題要，最後更就性質相類的數篇排列一起。例如關於空戰的幾篇，排在最先，依次再排列空襲與空防的幾篇，殉國烈士的幾篇，受傷及建功的勇士幾篇，敵俘及敵機損害的兩篇。至於篇首的「我怎樣炸出雲艦」一篇，是飛將軍的自述，文筆生動，材料豐富，所以特別排在最前，而「炸長門艦」一篇，因是最近發生的空軍戰績，也是最轟烈的一幕，所以列為壓軸。

最後，編者特向本小冊子執筆的諸君致謝意，并向全體忠勇的空軍致最大的敬禮。

編者 二六一二，六於上海

目次

我怎樣炸出雲艦·····	一
空戰前奏·····	一三
重陽空戰記·····	一八
高資空戰·····	二二
太原三次空戰記·····	二五
空之威·····	二八
奇偉的夜襲·····	三一
九一八夜的空襲·····	三三
飛炸塘沽記·····	三六

- 首都空襲中的形形色色……………四三
- 中國空軍威力底一瞥……………四六
- 南京的防空設備……………五〇
- 南京在空襲下……………五三
- 目擊日機襲京……………五七
- 悼同學閻海文……………五九
- 陳盛馨氏血戰記……………六三
- 李傳謀之殤……………六八
- 殉國之戴廣進……………七一
- 高謨的一生……………七七
- 記高志航……………八二
- 祝鴻信訪問記……………八四

陳其光訪問記·····	八七
記范光華君·····	九一
李成榮訪問記·····	九三
巧施計謀·····	九六
陽明堡的敵機·····	九八
松浦久夫訪問記·····	一〇〇
敵空軍損失調查·····	一〇五
炸長門艦·····	一〇八

抗戰叢刊第二輯

我怎樣炸出雲艦

題解：

出雲艦是敵海軍第三艦隊的旗艦，滬戰開始時，即由該艦指揮海陸軍作戰。而我空軍於八一三的翌日就來轟炸該艦，曾震動於全世界現在我們在此讀到身參

其役的作戰報告，覺得格外親切而感奮。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

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伙伴的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為歷史的關係，對於被伙伴們稱爲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卻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一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至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機對機」的搭當過，即是我們長官，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

於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即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以老爲先」的厚意。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慫恿，似乎無暇顧及了。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礮。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遭遇，但是我的心裏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烟瘴氣，可是我還不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礮，我已經轉了方向，則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清敵人鼻目的巡洋艦，然後我方高速的攢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礮，卻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那我已经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則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戲嬉，常作急轉灣，回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窻內看出，天空泛起了數朶的雨雲，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蝕了。

真理從礮火中探求。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即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同行的共有一大隊，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一架高速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 25KM 的地

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度轟炸機的成績。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的，卻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體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 TNT 的地雷炸彈，其爆炸力真是振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該是敵艦對這突來的擊襲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礮，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踏板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卻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高射擊交錯的猛鬪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頑強的鬪力解決的敵方的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的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這民族解放底肥料，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注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敵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四匹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還勉強支持，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卻不算什麼了。我囑付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濕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的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卻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於是我的眼睛潤溼了，正在艱苦的時候，如果半途失丟，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響，祇見黑烟環蒙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卻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爍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綠草散步，足跡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我那受創的手，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消洗，且紮好了繃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

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綳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彎，卻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卻躊躇了一會，說：「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卻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膚，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擊襲，正在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向目的地插落，一剎那，這幅強頑的鬪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

茫然上去救護，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一段·傳·奇·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陡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這是出於敵機的意料之外。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那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描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道，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側身於戰圈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

一·場·好·詭·秘·的·格·鬪·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時，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慌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遲，那時快，他已經發動了機

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扳動了聯動器 (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佯逃，或對我甚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它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 (Sight) 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迫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方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卻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周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強潑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術；萬一有甚麼意外，我也得子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鬪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它的鬪力不強，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

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鬪，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己堅定的志意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生命寄在 *Bead Sight* 上。我忍着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即 *Bead Sight*，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為剎時分減痛苦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為自衛起見，用盡我駕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擊襲。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溼，血腥味被寒流沖散開來。我欲暫脫這險境，我便佯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旋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然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卻不容我犧牲的」，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卻已攢昇。其實這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鬪，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他們

抗戰叢刊 第二輯

還以爲我是一具屍體……（次霄，國聞週報戰時特刊第四期）

空戰前奏

題解：

八一三滬戰發生後，我們的空軍也便正式加入作戰，其間戰鬪員的勇敢和敏捷，是每個目睹的人都知道的。這裏就是介紹一篇在上海黃浦江濱初次目睹我國

空戰的經過及感念。

我們一共四個人，在下午一時由報館乘汽車向楊樹浦方面出發。

天空佈滿着黑雲，斜風夾雜陣陣的細雨。陰沉沉的天氣，正好是人類大屠戮的象徵。而在楊樹浦一帶，兩軍都在嚴陣以待着。

但，很奇怪，這逼近戰場的地方依然擁擠，而且比平時還擁擠幾倍。這其中五分之三當然是難民，至其餘的則是抱着好奇心看熱鬧的羣衆。黃浦江中陳列着外艦，黃浦江濱便立着層層的人。人排成屏風模樣，自法大馬路一直排到北京路；江面的風光被遮住了，浦東的房屋被遮住了，露在人

頭上面的，有那軍艦上的桅檣與圓形的烟筒。

順利地過去南京路，順利地過去北京路碼頭，然後穿過外白渡橋，右轉進入百老匯路。百老匯口迤北冷靜得使人害怕，而百老匯人口提籃橋過來，馬路中間是汽車，洋車，電車，腳踏車，老虎車，馬路兩旁則是排滿着這社會活動的主體，茫茫然一片，立在中間驟然覺出自己的渺小。汽車停着，電車停着，腳踏車，人力車慢慢地向前蠕動着。向東去的人多半空着手，向西來的人則手提布包，皮箱，行李之類；還有的女人抱着孩子，拉着姊妹。人走的很慢，行路的阻礙很多，於是馬路上有的是報紙，有的是箱板，有的是擠破了的搪瓷洋盆……散亂地鋪着，垃圾式的擺着，俯首一看，很容易想到遷居時的室內情景。

從汽車裏下來，步行依然困難。武昌路和南潯路臨百老匯路路口，站立着把守弄口的日本「武士」，他們穿着便衣，穿着破西服，或竟是黑色學生制服，配着方頂帽子。年紀像是自十五歲至五十歲，手裏各都拿着一根纏着布條的木棍，對着每一個過往的行人在兇狠狠地注視着。弄口以內是空寂的，從北面開過來的汽車都要受到他們的檢查。巡捕幾乎看不到，有的在指揮無法指揮

的交通，有的在滿頭是汗地東奔西跑。

過去公和祥碼頭，還看不到武裝的同胞；而海浪般湧來的依然是工廠區的居民。西人逃難的也有，日本人也有，我們曾經看到一個滿載日人的搬場汽車，向西開去；又看到一隊狼狽不堪像是由前線逃下來的浪人，由南面衝向北去。

「行路難，歸去來！」從利查路繞道日本領事館的後面，在利查飯店轉角馬路中心發現了一個砲彈丟落的深洞，我們光榮地品評它的來源，惋惜地衡量它和出雲艦的距離。說時遲，那時快，天空又在響動，接着日領館前面的高射礮震耳地轟炸。大家都慌了，橋下的向橋上跑，橋上的又向橋下躲，因為響聲太驟，我們由蘇州河境逼回靜寂無人的利查飯店以內。飯店門敞開着，侍役向大廳裏跑，紳士型的外人向樓上跑，臃腫的老婦人向柱後藏。這種暴風雨來臨的情形，在這房子騷動了約三分鐘。事後想來也覺得好笑，這片偉大的建築物能同炸彈相敵抗嗎？越向裏面躲，不是危險性也越大些吧？因之我想到本乃特 (Arnold Bennett) 的許多描寫歐戰的作品（如 *The Pretty Lady* 等等），但他描寫巴黎倫敦在德國飛機前來威脅的情狀，遠不及我們所見的壯烈親切。在

他的書裏我們沒聽見高射礮響，而仰望天空的人更沒這一次多。追懷昔賢，倒覺比他幸福多了。

外灘擁立着人，中國飛機一架仍在浦東一帶盤旋，日本的高射礮止而復響，響而復止。接着兩隻日本飛機也由出雲艦邊騰空了，他們也在翱翔，也在迴旋；但低多了，低得步槍可以射到。於是觀衆在私語着：「爲什末不趕快開礮給他射下來呢？」這種因愛國而激發出來的惆悵，像在統制着各人的心，籠罩住各人的面孔。

回報館，大家在申述其所見，在寫出自己所見到的消息。四點鐘近了，窗外又傳來轟轟然的礮音。於是大家又全放下工作，一齊向屋頂奔跑。

來遲了一步，三隻飛機剛被高射礮逼到虹口方面去了，礮還在射，而那最後的一隻躲到黑雲下面。我們都擔心它的命運，但一剎那又看到它那徐徐上昇的影子，於是掌聲響動，大家都得到安慰了。

一會又來了三隻，礮又連珠價響。一會又來了四隻，礮仍然響。在機身的前後圍聚着一簇簇的黑烟，烟影機影有時會連成一片，前前後後，分不出那是飛機，那是礮彈。這後來的四隻是從南向北，

排成一個人字形。它們衝着風冒着礮彈直向「出雲」進發。礮響成爆竹一般，彈霧染黑了天色，終於它們走到了目的地，一、二、三、四地各自丟下一個炸彈。地下灰烟騰起，但目標仍然錯誤了，當然誰都替它們可惜。

這一幕幕的壯烈空中戰爭，如電影般地在眼前映過。大家都慘痛地想起了「一二八」，大家都熱烈地期待着給人一個慘痛的報復。（八月十五日大公報）

重陽空戰記

題解：本文描寫我們忠勇的空中將士在首都一帶與敵人的戰鬪，不但非常熱鬧，而且

親切有味，我國空軍訓練之優越，技術之高超，活躍紙上。

敵人會送禮來的。竟夜的怒風把黝黑的陰霾掃個淨盡，顯現出明鏡樣的蔚藍色的天空。這天是重陽佳節，在久雨初晴後，天高氣爽，萬里無雲，這實在滿足了他們——空軍戰士——的渴望。每個歡快而高興的面容立刻呈現出來，他們在黎明時以極迅速時間就完畢了早餐，穿上飛行衣，趕往飛行場。他們雖在休息，但他們的堅決的意志，活躍的態度，毅勇的精神卻都充分表現着。有的笑着說：「今天舊曆重陽節，敵人會送禮來的。」話猶未了，敵機空襲警報果然便嗚嗚地拉起來，於是我們機場上螺旋槳的聲音響了。霎時間，機聲透入雲霄，我們空軍陣容在天空的朝陽中擺布出來，像飛雁一行那麼馳往天邊，眼睛一轉便看不見了。

那肯輕易放過。果然，他們遊獵到了蘇州至江陰一帶空際，發現敵機了。他們開足馬力追上去。敵機是雙座的水上偵察機，到了江陰上空，已是無法逃脫。我們空軍英雄，個個都似幾月未吃生肉的餓老虎一般，見了這樣兩只肥牛，那肯輕易放過；便分左右翼兩面前進，把敵機夾在中間下空；飛到適當距離，便爭先向他左右衝殺。英雄們的機關槍陸續掃射，敵機匆忙地接受不了一架下趨向江面；我空軍英雄中的一位，便追了下去，把牠打下倒插入水中；另一架也受了傷着火燃燒了。帶着一縷黑烟下墜大江。當我們的空軍英雄歡快地回來時，在他們起飛前桌上倒的開水還是溫的。因爲山警報開始到警報解除，只有半句鐘呢！

一場空前的惡鬪。下午一時半，敵機大隊的飛機確來送禮了。警報傳出後半小時光景，我們空軍英雄的一部，在雲霄上離地一萬公尺以上，迎上敵人的飛機。這次，敵人有九架轟炸機，六架驅逐機。敵轟炸機在驅逐機保護之下，向京中前進。我們幾位耐不住殺氣的空中英雄，迎至較近的當兒，便俯衝向敵人的轟炸機那邊殺去。敵驅逐機接了上來，雙方空中戰鬪由此展開，一會兒都衝散了。我們幾位戰士，便相互的追逐獵擊物。不幸得很，我將士曹芳鎮君處劣勢之下，受傷降落燕子磯。

江中，他光榮的戰死了，他的精神將與江水長流。高志航戰士把距離最近的敵機追擊至兩三百米突的距離，他才開始施放他準確的機關槍，大概子彈擊中敵人腹部，這時敵人還很快的拉機上升翻圈，也許敵人就在上升的時候死了，因為這架死人的機器，老是上下不斷地旋轉。這時高志航倒弄得對敵機無法瞄準開槍，只好在上空盤旋對敵監視，忽然他得了一個射擊機會，湊上幾槍，敵機便向龍潭方面墮下去了。但當他急遽地回頭的時候，他又尋到他的獵物，追擊的結果，又是結果了一架敵機。而他又轉回來幫助陳有爲君擊走了另一架的敵機。正當他抽身追敵連續在敵機尾端上空射擊的時候，敵驅逐機兩架抄在他的後面，由他回顧發現敵機的時候，他趕快掉頭上升，飛機一個翻身，便又追在敵機兩架的後面了，敵機也很迅速上翻，雙方正在衝殺，他忽發現敵機增至三架，他受包圍了，於是他施展其上拉斜面倒飛神技，敵機竟無法對其攻擊，他上升到一塊雲裏去。這時，劉粹剛戰士也已在衝擊敵機了，黃泮揚戰士則十分勇敢地與敵機盤旋在另一角，很輕鬆的將敵機擊落。於是，他們遊弋天空，繼續搜索他們的獵擊物。劉粹剛戰士經久戰之後，他覺得機上某一部鋼絲好像被擊斷，當他降向機場時，忽然發現敵機一架正緊追在後面，跟着他往下衝來，速度很

快，愈下愈近。他自己的機器雖已減低航力了，但他覺得機器尙可操縱，便將油門關小，待敵機來至距離較短時，便以九十度直角小轉灣，突轉迎向敵機，敵機頗靈敏，亦急遽拉向上升，復欲控制劉戰士飛機之後，而劉則隨之上升相互追逐，忽得在其後側一優越地位，即疾按其準確發射之機關槍，砰然一聲，敵機汽缸被擊中爆炸，便似一條大龍直拖向地面下墮。劉戰士在空中迴旋數匝，好像笑視他手下的犧牲者，一場空前的惡鬪也便結束了。

痛飲一杯 這一天戰鬪的結果，敵水上偵察機，被我擊落兩架，敵驅逐機被擊落四架，還有受傷逃回的敵機，無法調查。我們的空軍呢，沒了一位好漢曹芳鎮烈士，壞了兩架飛機。

晚上，參戰的英雄們和其他一部接班的好漢，把着酒盞說：「今日舊曆重陽佳節，敵人送六架禮物來，我們痛飲一杯！」答覆的說：「好！再來一杯！」（慶安）（十月十九日辛報）

高資空戰

題解：

高資爲一小鎮，屬鎮江。本文作者親眼目睹該處上空的敵我機作戰，並在戰後察

看擊落的敵機。本文就是記其經過。

九月十九日上午八時五十五分，南京及鎮江等處發出空襲警報後，敵機多架即於九時二十分許來襲首都。其中一架被我空軍由句容方面逐向此間，至西南角金家邊一帶上空，敵機遂用機槍向我方追逐之空軍猛烈掃射，我空軍除予以還擊外，並由另一機向前直撲。待至九時二十五分時，敵機已逃至高資鎮上空，（因飛行極高，此間絲毫未中流彈。）我方之驅逐機一架，已緊逼於敵機左側。斯時敵機倉皇萬狀，狼狽不堪，同時竟愈飛愈慢。至九時三十分時，我在北面之一機，又迎向敵機之前面，遂又發生遭遇戰。斯時，只見我空軍顯其神技，從容應戰，上下自如。俄頃，但聞轟然一聲，敵機即已墮落。我空軍見目的已達，乃以欣慰之態度飛至低空，向該下墮之機偵察一週，即直上雲

霄歡舞而去。

事後筆者赤足渡小溪，往敵機下墮之目的地進發，親往探視行至距本鎮南約二里許之田野中，即見一紅色圓形敵機之徽章，在已破碎之兩機翼下發現。再向前進，到距唐家莊村東北角約數十丈處，又發現一四五尺深之大洞，（蓋爲敵機墮落時所造成）斯時地下已散佈機內之零星物件不少，而在該洞西南方兩丈許，此被燬之敵機即全部呈現。機身已全燬，粉碎不堪，故機內詳情已不可知，祇知該機內有四人，一爲開機槍者，一爲收發無線電者，一爲駕駛員，一爲看地圖者。此四人於墮落時已完全斃命，其右側尚有一黃色橡皮質之降落傘。可知此四人於千鈞一髮之際，欲圖以該傘逃命，而不可能也。另有機槍一支，在其左側，槍管已毀壞不堪；槍旁尚有子彈兩盤，一盤猶完整，另一盤正在機槍內登瞭處，已有十餘發放過。此外並有炸彈多枚留在機內，尚未爆發，更有如皮球樣之毒彈數個留在機槍之旁。該機身長一丈七尺餘，爲九五式水上偵察機，爲中島第一〇五號；機槍上亦有字曰：「旋迴銃彈倉」。此外尚有多處印有紅色之「松村」等字。機內有無線電記錄簿一本，約百餘頁，紙爲白色……

筆者於事前既見其作戰，事後又見其已毀之機身，乃感知敵機之不足畏，而我方空軍之技術，實遠在敵方之上也。因在九時二十五分我空軍與敵機互戰時，我方亦僅有一機與之對抗，如敵機上之駕駛員稍有技巧者，在我方又一機尙未追逐至前面之時，大可開足馬達，向前逃命；但事實告訴我們，當我機追至敵機後時，敵機業已倉皇萬分，不知所措，敵機上駕駛員之低能已完全暴露。

（沙昌文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一時筆記於高資鎮）（九月二十四日辛報）

太原三次空戰記

題解：

本文介紹敵機如何膽大無恃的空襲太原，而我們在那防空設備不充分的太原，

又用何法去抵禦。

敵機自「九一八」六週紀念日起，就每天來太原轟炸，每天且來三四次不等，皆經我機飛起迎擊，在太原及附近上空，發生過三次劇烈的空戰。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半，敵轟炸機兩架，從張北來襲，我機五架迎擊，敵機一架未敢入城，轉向東北方逃飛，我機跟蹤追擊，在同蒲路北段忻縣豆羅車站，將敵機擊落於牧馬河中。駕駛員等三人，立被摔死，另一架也倉皇向北逃走，恰巧碰到我們在前方作戰歸來的空軍回來，不數分鐘，就把敵機擊落於崞縣附近，駕駛員一被俘，一摔死。平綏線自南口失守後，節節敗退，這次擊落敵機兩架，乃是平綏線上第一次的勝利。現在忻縣擊落之敵機，二十日運回太原，油箱及發動機全部燬壞，機

之尾部和兩翼，密集的佈着彈痕，機尾有「七七八」字樣，並繪有櫻花三朵，也被擊得破碎了。

十九日，是舊曆中秋節，黃昏時候，街上行人擁擠，因為他們以為敵機不能在晚上越過雁門關和太行山，所以都出來度這團圓的中秋節。可是下午六時十分（上海已為六時五十分），突然聽見警報，敵機竟乘着月色，前來夜襲，這給市民極度的恐怖與騷亂。六時二十分，敵機飛臨太原上空，在開化寺（如上海之城隍廟）市場，半坡街住宅區（記者住宅亦被炸毀），姑姑廟等地，投彈百餘枚，死傷三十餘人，毀損房屋百餘間。我機飛起迎戰，機關槍聲像落冰雹一般，但是因無探照燈設備，敵機在太原上空半點鐘，才被趕出去。據某飛行員云：「此次敵機來四架，皆九六式重轟炸機，由天津飛來，每機有兩個發動機，每機有七百五十四馬力，價值四十五萬元。機內坐七人，此機異常笨重，白日絕不敢來，所投炸彈，為昭和四年造，重五十磅，華北一帶敵機，除此重轟炸機係日本購一部德國材料自造外，餘全是東四省的華機，在「九一八」時被其劫去改製者。」

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十五分，敵機二十架來襲，我驅逐機四架起飛迎擊，到了上空，發現敵全是戰鬪機，專來挑戰的。我機一架，駕駛員黃君，被敵四機，分佈上下左右包圍，黃君技術極為高強，駕機

上衝下墜，左右側擊，激戰三十分鐘。可是來的敵機雖然多，仍被我擊落兩架，殘骸在附近城郊民衆因敵機全是戰鬥機，未攜炸彈轟炸，毫無損傷。

以上三次劇烈的空戰，使得本來在晚上開門營業的商店，也竟日停止營業，每條街上祇斷續的有幾個行人，一二輛人力車踱着慢步，找不到乘客，市上呈現着淒涼悲楚的景象，一個人走在路上，會感到心悸而又酸痛起來。（九月二十二日太原）（九月三十日新開報）

空之威

題解：

淞戰起後，我國空軍屢來上海襲敵，給予上海民衆極大的興奮，本文就是記述我

空軍某次襲敵時上海租界的情狀。

軋軋的聲音，由遠而近，我不禁頓起腳來以爲日本的飛機又活躍了；然而我仍舊禁不住我的
脚往陽台上跑，我的頭往天空看，數着：

一，二，三，四，五，六。

青天白日的徽號！

我不禁喊起來：「這是我們的，這是我們的！」我興奮起來了。

越飛越低，突然折向黃浦江上跌下去，接着就是「轟」的一聲，那火光在南京路的高樓上，也可以看得見——從外灘方面而來，本館的玻璃窗也震動起來了；接着連珠似的高射砲也響起來，

在外灘的上空接二連三發現了一團一團的白煙。同時好像有機關槍在不遠的地方響起來了。

大家又驚又喜，難道是日兵潰敗衝租界了麼？

再往下面的南京路上一看，那景象是：

不論任何一國人民，男女老少，都拚命似飛跑，從外灘往日昇樓飛跑，他們簡直什麼也不顧了；刹時間往東走的公共汽車和電車也都停下來，車子上的搭客都跳下來往西逃。一輛外僑的私人汽車也突然的橫停下來，那車裏的外僑也跳下汽車往西逃（他已置他的新汽車於不顧了）。商店都關起門來，下了鐵門還不夠，勝家縫機公司在櫥窗外面釘上了木板，花旗皮鞋公司把皮鞋都收拾起來……

最使我們感着畏慄的是——一輛卡車，滿載着鐵絲網，沙袋等物，也在大陸商場的西面停下來，坐在車上的萬國商團也跳下來，呆立着向東看，彷彿鐵絲網就要在南京路上架起來似的……

有些人說：「我們逃吧！」在桌子上拿了一張紙，彷彿就是他的家當

我總以為要看一個究竟，仍舊伸出了頭往馬路上看，奔跑的人變成慢慢地走了，約過了二十

分鐘之後，那輛有商團的卡車也開行了，我說：「放心好了！南京路沒有事！」

大家才肯坐上來，於是我設法探聽消息，證實了「吾空軍今晨出動，轟炸泊在浦江上之日方『出雲』旗艦，一枚落在公和祥碼頭……北四川路日兵當時即過橋南逃，拋槍褫衣，醜態百出……」

租界已經不是「安樂的土地」了！

南京路上的景象等於靶子路以北的北四川路了！

最使我興奮得舞躍起來的，是我親眼目睹中國的空軍的活動和絕技——使日本最新式的高射砲如像祇有胡亂發放毫無效力（八月十五日辛報）

奇偉的夜襲

題解：淞戰初起時，我國空軍時到黃浦江上夜襲，姿態至爲壯觀；本文就是介紹某夜襲

的一幕。

我永不能忘掉這壯美的偉觀：在一個月白風清之夜，我空軍作了一次英勇的夜襲……

全上海都像蒙上了一層玻璃紙，而在燈光下照着，光明瑩徹。黃浦江像一甌牛奶，凝重而光潔。月很圓，星稀得很，除了很遠的天末，更沒有一絲雲彩。

忽然，黃浦江的日本軍艦，在出一種奇怪的呼聲。幾天的經驗，使我知道這是我軍空襲時日方的警號。警號還沒有斷絕，空中就起了一陣宏大的機聲，我便抬頭看去。起初，是什麼也看不到，後來，窮盡了我目力，才看見先後五六架飛機，很快的從西南飛來。他們飛得很高，使人想起春天，專愛在白雲上釘着丁字玩的燕子。但到租界的上空，最先一隻，忽然流星一樣的斜下；這完全像失去了駕

駛人一樣的斜墮，但是，我們立刻就知道這是擲彈的準備，因為當日本軍的高射礮發出了一團團濃烟時，牠又很快的飛了上去。高射礮又多了幾個，圍着牠打去，牠就一直向南飛。

就在這高射礮開得最激烈時，上下盤旋的幾隻，忽然用了最高的速度，從高射礮的濃烟裏掠過去。接連的向虹口日軍陣地投下好幾枚炸彈，立刻，濃烟就像夏天雷雨時黑雲似的翻了上來。

日軍的高射礮，爲這出奇的襲擊所震懾，他一時似乎很不方便對正方向；直到第一個礮彈開出後，濃烟已經成爲天然的烟幕；而我們的飛機，卻再就原來地位，投擲了幾個炸彈。

黑烟迷漫了半天，最上最濃，中間稍淡，最下簡直是通紅的火燄了。東虹口是日軍的陣地，他們據險而守，取攻勢的我軍在前進上比較費力；現在這樣的轟燬，是非常有利於我們的進攻的。

烟越來越多，我們的飛機已經安全的飛回了。而日軍的高射礮，也靜止下來。

夜氣還是那麼清，月還是那麼明，這壯烈的一幕，已經在這秋夜中表現過了，英勇的空軍啊！青天是更好也沒有的大紙，你們用你們的武器與熱血，在這偉大的紙張上寫作絕世的偉作罷！這偉作，將永不會泯滅，將永遠的光輝。……（景江）（八月二十三日辛報）

九一八之夜的空襲

題解：

在上海的人，沒有一個不回憶到九一八夜我們空軍到黃浦江上的夜襲的驚心

動目的數幕，敵艦手忙腳亂的轟放高射砲，更足以證明他們怎樣的受窘，本文便

是介紹那天夜襲的情形。

九·一八之夜，正是秋雨初霽，萬里無雲，明月皎潔，碧空如洗，大塊全部浸浴在光明裏，這恰象徵中國的前途！黃浦江頭激起的怒潮，將湮盡六年來的奇恥大辱。遙念東北，我想那三千萬被淪爲奴隸的同胞，正翹首默禱，祈求我們英勇的戰士早些打到東北去，他們也許還伸着雙手，等待我們去慶重逢呢！我願月亮能爲我們先帶一信，我們在不久將來就會到來！

那正是七點四十分，小別數日，雨阻行程的我們的英勇空軍又出現在黃浦江頭。這是我們第一線的鬪士，他們的蹤跡已逐漸由南而北，他們將是到東北去的最先鋒。他們這英勇的一羣，抱着

捨身報國的堅決信念，具有卓越超特的神勇技術，他們在雲陣裏已經建下不少的奇功偉績，他們時一刻的不忘記他們所負的衛國殺敵的使命。在天空發出霹靂般巨響之後，這告訴我：他們在敵人高射礮林的上空又以英勇姿態出現了。我們在痛定思痛的九·一八之夜晚上，我們情不自禁地破涕爲笑了！

似乎是爲了九·一八之夜吧！他們在艦林礮雨的上空逗留時候特別長些。這更使敵人恐怖驚慌！在另一方面，又是我們的警鐘，將給我們這些從睡夢中醒覺過來的吼獅以更大的興奮。瞧呀！敵人大概也會崇拜英勇的吧！連珠般的高射礮，好像是在放爆竹歡迎他們；爲什麼放得這樣起勁？

火花在空中飛舞，連串的霹靂，在不斷響着，閃電似的探海燈，發出強烈的光芒，東西幌擺，這反證出敵人是如何驚惶失措！我們從直覺中深深的感到敵人是無的放矢，是盲目的亂轟，子彈無限制的耗費，祇是爲日本國民增加已經不勝其重的負擔。在黃浦灘頭，日本軍艦怒放高射礮的剎那，我們很清晰的聽得巨響發於百老匯路一帶，轟然一聲之後，我們肉眼能看到炸彈爆炸的火光，反映得半天通紅一個一個，又一個的炸彈的爆炸，我們知道在百老匯路一帶的敵人陣地又遭受到

鉅大的損害他們從黃浦灘頭，到楊樹浦，循環往復不斷地飛來飛去。這是我們忠勇的飛將軍的神聖任務，和那些無恥者之專門轟炸不設防車站，掃殺無抵抗平民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們在很從容的完成任務之後，便悠然地飛向他們原出發地，可是黃浦灘頭的高射礮和高射機關槍還在拚命地放呢！

第二次，第三次，……去而復來，來而復去，不斷的響以炸彈，敵人也照例是慌亂一陣。

這觸目驚心一幕幕的演出，將使敵人氣沮而膽寒！可紀念的第七個「九·一八」之夜，已經衝破了黑暗而走上光明之途（九月十八日之夜磊公特寫）

飛炸塘沽記

題解：

本文對於北方民衆的抗敵意識，描寫至深，不論是船夫、警士，他們愛中國的心，都

是一樣的。

吉·人·天·相· 十月十二日上午，飛將軍——孫桐崗率機六架轟炸塘沽，燬寇軍械糧秣無算。任務圓滿完成，機五架安然返，獨飛將軍機因故障落後，衆以其此次真有翅難逃矣。閱四日，寇機肆虐於津浦路兩下店車站時，飛將軍突現身指導乘客躲避轟擊掃射，始有多人知其吉人天相，絕處逢生。爰述其前後如次：

中國人 初，飛將軍與劉隊員見乘機不堪駕駛，知難倖免，頗形焦急。非懼死，寇未盡殲，尙非死時也。俯身下視，見白茫茫盡是水。劉君意其機投海，同歸於盡可也。飛將軍勉以多支持一分鐘，作最後努力。一瞬間，忽見陸地如線，匆遽降落，乃一沙洲，長可二百公尺，闊百餘公尺。四圍烟波浩渺，碧水

無垠，無居人，無鳥獸，僅海蚌廢殼，迎日發閃閃光。較之魯濱孫所至孤島，更覺荒涼。

機既着地，飛將軍等立將地圖文件及名片符號等付之焚如。餘炸彈兩枚，急拋之海中。潑汽油於機翼，擬焚燒間，突有小船一艘，欵乃而來，兩人握槍在手，準備殺敵或自殺。小船近岸，船夫高呼：

「你們是中國人哪還是日本人？」

「中國人。」

「靠不住。」船夫搖首示疑。「中國人怎麼會跑到這裏來？」

「你瞧瞧我們的身體這麼高，中國話說的這麼好，還能是日本人嗎？我告訴你，我們駕着飛機去轟炸塘沽的日本人，因為飛機壞了，才落在這兒。你是中國人哪還是日本人？」

「我是中國人。」船夫徐徐而答，面有喜色。「你們去轟炸日本人——好吧，看你們倆的樣兒像是中國人，我渡你們到岸上去吧。這兒，你們瞧，是個荒洲，沒吃沒住，潮水一來就會淹沒，萬不能久待。你們上船吧！」語罷，收拾櫓槳。

「這小子怕靠不住吧？」劉君首先表示懷疑。

「怕他什麼？咱們有槍，他打死咱們一個，咱們誰不能打死他。先隨他去再說。反正在這兒是無法可想。」於是飛將軍乃挽劉君同跨小舟。

告別了好朋友。舟行約半里，飛將軍自忖：「飛機未毀，機件尚好，如爲倭寇所得，未免太失計算。」乃決定催船夫撥船回，舉火焚機。屢奏奇功，喪敵人膽之轟炸機一部，於熊熊火光中，殺身成仁矣。飛將軍等爲之俯首黯然者久之。船夫亦頻嘖嘖作聲曰：「可惜了的！」焚畢，將軍等各取機上零件一，作爲紀念，祝曰：「等平津克復，再來收拾你的屍骸，告別了，好朋友！」於是乃再搖舟行。

二·位·繼·續·努·力·

船繫岸後，劉君問船夫曰：「你是不是漢奸，要向日本人去報告？」

船夫怒形於色，半晌未語，憤然曰：「我看你們是中國的兩條好漢，我才肯渡你們到岸，想不到血口噴人，開口就罵人漢奸。漢奸二字算是你們給我的過河錢吧？」

劉君急謝過，并問其姓名，船夫曰：「既不相信我，何必還問我的姓名？我告訴你我是中國人，咱們這兒住的都是中國人，中國人永遠幫中國人的忙。二位繼續努力，你我後會有期。」語罷逕去，飛將軍等目送之，至於不見。

我們都是中國人。將軍等鶴立水畔，不知來何所，亦不知何所之。長空秋雁成行，鳴聲嘹亮，若驕飛將軍者。身畔紅蓼數莖，迎風搖曳。遠處漁村點點，可見炊烟。以望遠鏡窺之，突見七八里處有膠皮帳幕，倭寇物也。倭寇來，義不受辱。飛將軍等緊握手槍，準備先殺敵後自殺。正相視無言，則見戰士一隊可三百人，向飛機落處，搜索而來。二人急擇一蔽身高坡，靜待之。

戰士迫近，劉君欲開槍者屢，飛將軍屢止之。旋有一隊長模樣者前來問：

「你們是中國人哪還是日本人？」

「中國人。」

「中國人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今天上午我們去轟炸塘沽，飛機壞了，落在此地。」

「不錯！適才塘沽有電話來，說是被炸了，炸的還不輕。——你們都來吧，他們倆是中國人。」隊長以手招其戰士。

「你們是中國人不是？」劉君又舉槍厲聲問，飛將軍又止之，曰：「看他的意思并不惡。」

「我們都是中國人。」隊長未注意劉君之槍，急向其戰士曰：「喂，原來炸塘沽的不是俄國人，是中國人，就是他們兩位。」

「中國也有飛機了！」三百健兒同聲贊嘆。劉君平射姿勢，於焉解除。飛將軍問：

「你們是那兒來的？」

「我們是塘沽公安局的水上警察。」隊長答時，欣然而笑。

「你們局長可是中國人？」

「不是日本人。」

請跟着我走。「咱們中國人爲什麼替日本人服務？」飛將軍於是乘機下說辭，謂倭寇侵略

我土地，轟炸我全國，屠殺我同胞，姦淫我婦女，傷天害理，禽獸不如，現在全國抗戰，倭寇不久必被殲滅。理直氣壯，真誠動人，彼三百健兒莫不涕泗滂沱，義憤填膺，咬牙切齒，欲得倭寇而甘心。劉君亦爲之大感動，緊握之手槍收入鞘中矣。飛將軍復殿以結語曰：「咱們中國人爲什麼替日本人作走狗？」

「誰願意這樣？不過沒法子！」

「我有法子，諸位同志！你們若是願意，請跟着我走，一到咱們中國陣地，立刻有辦法。你們願意不？」飛將軍慷慨而言。

「願意！」三百健兒同一應聲。

時日已薄暮，赤霞半天，飛將軍將三百健兒列爲半圍，共畫策，如何警戒，如何夜行，蓋是地距塘沽寇營不過八十里，遲恐走漏消息，乃決定卽夜行，遵海而南，避津浦路沿線倭寇也。稍加收拾，於三小時後，大隊南移。警察中有眷屬者十餘人，亦攜同去。隊長率一警犬，體偉性馴，爲倭公安局長畜，見飛將軍俯首帖耳，依依不去，飛將軍併攜之行。

收復平津并不難。一行凡三百餘人，而盡一夜一日之力，行二百八十里，抵山東境。飛將軍電中央報告，中央立派員運餉項接濟。三百健兒允編爲一營，開赴前線作戰。警察眷屬均護送後方安置。飛將軍因急於殺敵，不及候機來，攜其愛犬乘津浦客車赴京，爲十月十六日事。車至兩下店，遇寇機時，飛將軍爲實報社長管翼賢述遇險經過。管於新鄉舉以告我，并述其感想曰：「中國人到底是

中國人船夫的話大可玩味。這樣看來，我們收復平津并不難，收復四省亦甚易。因為那邊有的中國人是能幫中國人的！

刻下，想飛將軍又凌空高舉，再建奇功矣。

老向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於漢口（宇宙風五十三期）

首都空襲中的形形色色

題解：本篇是我國記者介紹首都遭遇空襲後的各種情形，可和外人記述的幾篇同讀。

首都空防警報計分五種，爲空襲警報，緊急警報，解除警報，毒氣警報，火災警報，各以器具聲響區別之。

首都首次遭受敵機空襲爲八月十五日，遭受敵機夜襲爲八月廿五日，轟炸最劇烈爲九月十九至廿六日。

敵機赴首都夜襲，僅八二五一次，嗣後卽未敢冒險犧牲。

九一九至九二六一星期中，敵機襲擊首都，至爲劇烈，全市商店，均因危險，令入防空壕避難，以致不能營業，惟酒館業中山北路之嶺南酒家，中央商場之厚德福，夫子廟之別有天等，則仍照常開門，多數不怕死而好吃之客人，遂趨之若鶩，故該數家酒館，莫不利市三倍，而賬房夥計亦均喜笑顏

開。

首都防空部隊，射擊異常準確，余曾目睹敵機兩架，被我高射砲擊落，但見敵機中彈後，全身起火，機首下向，機尾朝天，迅速墜落，疾若奔電，轉瞬之間，即墮地焚燬，同時機身附着之炸彈，亦於空中爆炸，機中零件四散落地，機中敵人亦隨彈片飛裂，無勞我紅萬字會棺木爲之收殮矣。

敵機在首都上空被高射砲擊落者第一次爲九月念五日墜落於城內王府園索姓宅內，因索姓全家去鄉，故未傷人。

全面抗戰發動以後，首都房東，均自動停止收取房租，一般市民，既無房金之催索，復無電費之支出，深覺留京不特毫無危險，反有種種權利可享。

夫子廟著名茶樓奇芳閣，因懼轟炸停業，多數吃茶朋友，均望門興嘆。

敵機殘骸，均分地陳列，首先陳列於第一公園烈士祠者爲重轟炸機一架，各種零件亦附設陳列，因之前往觀覽者，日數萬人，遂形成超紀錄之繁榮。

近有人提倡，以爲電影爲教育之一種，首都影院自戰事發動後，即停止獻映，殊屬影響宣傳，亟

應選擇關於革命，戰事，冒險，科學，愛國，各種名片在各影院放映，以便提高國民愛國情緒。

某報廣告部職員趙某，因敵機曾在國府路投彈，夫婦偕往視察，未及歸家，敵機又至，乃趨避於公共防空壕，迨警報解除，平安返家，竟不得其門而入，蓋已爲敵彈光顧，財產蕩然，僅餘隨身衣褲，於慶幸生存之餘，仍有啼笑皆非之感。

某次京空戰正劇烈時，突見一機受敵機之襲擊受傷下降，余正爲該機中我方戰鬪員危，忽睹機中有人躍出，俄頃而有一白色物件，逐漸膨大，躍出之人，墜在白色物下徐徐下降，因知該物必爲降落傘，事後聞悉，跳降落傘者，係已經擊落敵機陸架之空軍勇士樂以琴也，此役僅受微傷，現已全愈，當又在追逐敵人効命疆場矣。

本月陰雨時多，每於雨時京市市民皆笑謂今日敵機決不敢來，可以放心心的作事，且有以此爲賭者，深知敵人技術拙劣卑怯畏死，非如我軍之保衛祖國誓死疆場也。

（陶鏡寰）（十月十九日辛報）

中國空軍威力底一瞥

題解：本篇也是我國記者在首都經過空襲後所記的情形及印象；首都防空的鞏固，

多少可由此文證明之。

南京，是我們新中國的首都。它的輪廓，具有整齊的線條美，有古代宮殿式和現代立體式以及最精緻的羅馬式底建築物；更有一切大都會所應有的熱鬧與繁華，無疑的，我們的南京，它和金的紐約，花的巴黎，鐵的倫敦一樣底莊嚴，一樣底偉大，一樣底重要！

前天，是一個悶熱的秋之白晝，我翩然底從內地跨上了國都，那時正秋陽肆虐，柏油路被晒得軟軟的，發出一層油光來。當我的肉眼開始和首都接觸的時候，我知道，首都已粉飾着一層戰時的色調，玄武湖，非但沒有「湖匪」——在湖中獵豔者——的瘋狂，連賣划子的人都沒有了一派沉寂，雖然湖裏的荷花還是那樣抖擻底挺立着！

夫子廟的歌聲是息滅了，畢竟被抗戰的喚呼驚散了我們的鶯雉！

真的「雞鳴寺」雞不鳴，「莫愁湖」湖更愁了！

曾經梅蘭芳博士登過臺的大華戲院，門前釘起了一排木板，已變做了臨時避難所，這好像是
非常時期的一個特寫鏡頭。此外如中正路旁的一個個地下室，也是戰時特有的點綴。

晚上，新街口，花牌樓一帶挺熱鬧的市口，霓虹燈當然不會放光了，其他地方更不必說，就是中
國銀行屋頂上兩個明亮底胡蘆，也罩上了藍布罩兒。

走上了建康路，另有一番風景線，在一家醫院的上空，飄揚着米字旗，我們知道，全面抗戰的空
氣籠罩下南京底情緒，是相當的緊張了！

當我在一引「家常便飯，隨意小吃」的飯館裏吃飯，竊地裏大喉嚨一聲狂叫，告訴我這是緊
急警報，於是堂倌走來，要我算賬，而且還要我立刻離開那裏，他認真的向我說：「在這個時期來南
京，住旅館也得要有保人，尤其是在緊急警報的時候，誰家店舖都不能容留誰。」無奈，我祇得顫慄
的走出飯館，那時馬路上沒有一個行人，戒備森嚴，木壳槍脫了壳，長槍上了刺刀，平端在每一個軍

警的手裏，憲兵坐着卡車，風馳電掣的來往巡邏，所有的商店上了排門之外，還拉上了鐵門。飛機的聲音在響了，我彷彿是一頭徬徨的羔羊，剎那間，憲兵把我領上卡車，載到了一個新民戲院所改造的避難所，防空秩序之好，在內地確是少見的。

避難所裏的同胞已經很多了，這是出於我意外的事，有佩圓證章的機關要員，有教授，有低級的驛車夫，縫窮婦，大家在同一呼吸下，受着同樣的集體虛驚！

我探頭一望，晴朗的天空，飛着的是我們底武裝的鐵鳥，在青雲裏上下翱翔，忠勇地保衛着我們的領空，啊！偉大的中國「赫爾古列斯」啊！（註：赫爾古列斯為希臘神話中的英雄。）

但是我們確信首都的防空網是很密的，所以雖然站在生死線上，還有着無限的興奮和無限的勇敢，實在的，首都的民衆，都受有相當的防空訓練，就是面對着這最兇暴最猙獰的現實，沒有絲毫恐懼之色，這不能不算是中國的進步。

大概經過半小時許的光景吧？一個「解除警報」跳進了我的耳鼓，於是我脫離了窒息的避難室。跑上馬路，還看到一羣驅逐了敵機，從容歸來的鐵鳥！

現在，雖然我已在一個夜裏從首都回到了內地，但是我們空軍的威力，在我的腦中，將經常底有着這個良好的信念。（九月二十日華美晚報）

南京的防空設備

題解：

本文是一段有名的新聞記者關於首都防空的記事，他告訴我們，首都的防空設

備堪稱世界上最完密的。

新從南京歸來之芝加哥講壇報通訊員鮑惠爾即密勒氏評論週報主筆向大陸報宣稱：南京所設之地穴，防空警號，及一切防空設備，非常周密，堪稱世界防空設備最完密之一城，頗有保護居民使不受敵機轟炸之可能。此勇敢之美國新聞家與其同儕，駕駛了一部汽車，環行五百英里，以便日擊日機轟炸南京之情形，雖實際的轟炸情形，卻發生在鮑惠爾未到首都之前與既離首都之後，但南京之一般防空情形，彼固一目瞭然矣。

與鮑惠爾氏同行者，有紐約評論報訪員克伍氏，國際新聞社攝影師史密斯氏，及另一同業披侯生氏。

南京居民之鎮定

鮑惠爾氏巡視之結果，覺南京居民雖遇日機之迭次光臨，但仍鎮靜異常。彼謂南京居民，包括一切外國僑民，皆已習慣於天空之攻擊而毫不憂慮。彼又謂如驅車駛過首都之中心，除散在各地有幾個空洞外，概無日機轟炸之痕跡。彼又謂首都房屋，皆係新建，雖居民衆多，但其建築之方式，顯然不易爲日機攻擊之目標。依據鮑惠爾氏宣稱之結果，日機亂行轟炸首都之效能，僅及於該城熱鬧區域之貧民窟而已。

地窟建築之精良，避免炸彈之地窟，到處皆是。鮑惠爾氏在南京時，曾有人告以一切公務機關、外國使館、重要店舖、銀行、旅館及私人公館之附近，設有地窟至少五千處，其中多數且備有電燈及食物儲藏室。對於沿街行走之人，亦有公共避彈室之建築，使行人得以就近躲避。最精良堅固之地窟，爲蘇俄公使館所建設之一個，上面蓋有四尺厚之三和土，據云此地窟之建築費，爲一萬四千元。

美國公使館所造之地窟，狀如一長形之閣樓，在一山下，其上鋪有洋灰五尺。首都最大之旅館，設有地窟兩處，一供客人，一供職員。

擊落日機四十餘。敵機未到之前，早有防空警號，狂鳴大叫，報告住戶速入地穴，以資躲避。居民對此，習以爲常，故對於日機之肆行轟炸，毫不畏懼。鮑氏又謂除臨街觀望及熱鬧市區之人民外，傷於日機之轟炸者，固甚稀少也。

首都防空當局，現正收集一切被擊下之日機以資參考。有一與某公使館有關係之某外人曾告知鮑氏，據彼最精確之記錄，祇在南京四周，前後已被擊下或散失之日機，至少已達四十餘架。中有一巨型轟炸機，爲最近所擊下者，可容八人，實來自台灣。

鮑惠爾氏及其同人沿途見大道之上，亦有相當防禦，不過天不作美，路上行車，太覺軟滑而已。

（九月二十七日華美晚報）

南京在空襲下

題解：這裏是一篇外人在首都遭遇空襲的日記，我們由這篇小文中可以看出我們

的首都的空防，在第三者的口中現出是如何的嚴固而整齊。

南京的居民，現在是那樣的習慣於日本飛機的空襲了。幾乎是每天，當四周響起了防空警號時，他們便都滿不在乎地躲入防空壕和地窟去，毫無慌張之象。

上海戰事剛開始的那幾個星期，日本飛機差不多天天光顧這裏，有時一天來上個四五趟，那時候，當他們避入了地下室後，極其驚恐戰慄，走出來時並切切私議着不知有否危險襲來。但是現在一聽警號響起，都那樣談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計被擊落的日機的數目。

顯然的，南京的防空設備是非常的好，可算是全國各城市中最鞏固的。在這裏，有着很多架驅逐機，那確實數目當然是無從知道，總之是很多很多架，是專門用以來半路截擊來侵襲的日本轟

炸機的。城的四郊和城內各處，都置着高射炮，那數量也非常豐富，那是抵禦未被中國飛機截住的日機。

每當日本飛機剛露出一點影子於雲霄時，警號就急速地響起，居民可以有充分的時間避入公共的或私人的地窟中。公共的地窟滿街皆是，像是別的城市裏的公廁一樣的多和普遍。警號響起以後，擔任防空的軍隊和警察立即驅除路上的行人進入屋內或避入地窟，街上再無人行走等。日本飛機已經離開，解除警報的聲音又響起，極短的時間內一切都恢復了常態。

日機夜間來襲時，警號一響，所有的燈火即刻完全熄滅。防空部隊在各條街上來去巡邏，查看在第一次警號與緊急警號之間，是否還有燈火未熄，事實上居民都非常遵守紀律，絕無留有光亮的。巡邏者還有一項責任是仔細的偵察，是否有漢奸在放信號給日機。

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機要達到他們的「炸燬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談何容易。

當記者在南京時，曾遇到一次空襲，在那三架日機尚未出現前好久，警號就響起了，路上即刻成爲無人行走的死街，路人即避入了地窟中，沒有中國飛機升入天空，高射炮正在發揮着效能。

我們聽到的中國高射炮的聲音和黃浦江裏日本軍艦射中國飛機時，那種漫無標的的不絕的雜亂之聲完全兩樣，中國的炮兵開得那樣的準確，每一發炮都打得離日機那樣的近，有一架日機被打中而受了傷，幾幾乎要傾落到地下來，結果卻狼狽遁走了，但是比其他兩架要遲了一個鐘頭才逃脫。據說在中途是降下經修理過了。

在歷次遭空襲時秩序都能這麼的好，居民能這麼的沉着鎮靜，這都是要歸功於從前一次的防空實習的。

雖然日機是不絕的來轟炸，這裏的一切卻平靜一如往昔。政府機關方面，下至警察所，上至五院及各部，都照常辦公，職員絕無棄職離京的，並因「非常時期」工作只有緊張而時間延長，商店也均照常營業，只有夫子廟那一帶的茶樓酒館和其他娛樂場所都關了門，因為這些場合，現在是再無問津者了。

看到這種平靜的狀態，一個剛來南京的遊客，如果他沒有注意及路旁的避彈窟，真是不會相信這個城市曾是數星期來以至眼前，不知多少回遭日機轟炸過的炸壞的路都漏夜修復了，中央

黨部和下關那一帶被炸區域，滿眼禿牆斷壁，殘跡猶在。

我們還會去看過好幾個被炸燬的區域，本來都是居民稠密的熱鬧所在，現在只剩得可慘的一堆堆破磚敗瓦了。

南京雖然時時有炸彈襲來，然而南京的居民，卻鎮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樣。

（徐志麟譯自英文大美晚報）（十月二十三日辛報）

日擊日機襲京

題解：在這裏我們再介紹一篇外人日擊首都被空襲的經過。

字林西報二十五日載怡和輪船公司會計員牛門氏對該報訪員之談話，其中詳述牛門氏暨其友人韋爾門（亦爲怡和輪船公司會計員）目擊日機轟炸南京及沿京滬一帶情形，略謂：余（牛門氏自稱以下仿此）於本月十七日在漢口奉召回滬，當於翌日乘輪過九江遇韋爾門君，同於二十日中午抵南京，船泊於下關，距離外國軍艦甚近，余等遙望日機在城內肆意投彈，有一彈似以無線電台爲目標，但未命中，該機遂改向城之西南方面轟炸。日機飛翔高度爲一萬尺，投彈目標，均爲平民區域，而非軍事設置，蓋避免華軍高射砲之射擊也。日機因懾於華軍高射砲之威力，故飛翔恆在華軍高射砲射程之外。當時中國軍艦及南京市各處之高射砲齊鳴，由是觀察，南京防空設備至爲完備，並有戰鬥機甚多，以備迎戰之用。余等旋改乘火車，沿途見中國軍隊士氣極爲旺盛，對

日機之往返飛翔，態度甚爲鎮靜，毫無驚惶之色，均安然枕戈待命。是故日機之恣意轟炸，不特未使華軍士氣稍爲沮喪，而適足使抗戰之決心益爲堅固耳。再於途次，見華軍以口琴吹英國軍歌，其態度之安閒，令人敬仰。沿途火車屢停，蓋避日機之襲擊故也。車抵無錫，停十小時有半，蓋蘇州正遭日機轟炸。既抵蘇州，見有客車六輛被轟毀，並有屍首三十具，慘不忍觀，聞死傷共八十人。車抵嘉興，日機又來施虐，乘客乃紛紛下車躲避，後聞一茶肆被毀，死十五人，車停十一小時，始解除警報。正擬開車前進，復據報前站某段路軌被炸毀，又停四小時，始告修竣。自此始得安然開抵松江，該處鐵路橋梁，已被炸毀，乘客須下車，經木板所搭之橋，車於星期三午夜到達上海。因閘北戒嚴，星期四上午五時三十分始得離站歸家云。（九月二十六日時事新報）

悼同學閻海文

題解：這次我國抗戰過程中可歌可泣的一幕，便是閻海文烈士的殉國，這位烈士的成

仁經過，已經傳播到各國了！就是敵人各報也爭載其事，盛稱是罕有的！

我的同學閻海文，已經在這次全面抗戰中，爲國捐軀了！

閻君遼寧北鎮產，現年二十二歲，他的個性是極剛直而少言笑的，無論應事接物，皆以坦白，正直。

他的思想是單純的革命思想，視祖國事如己事。他完全忘卻了自己個人，而去幹國家需要他幹的事——且能至死不撓的埋頭苦幹下去。

自「九一八」敵人的鐵蹄踏破了瀋陽，漸而東四省的失陷，他這時只有拋家棄產的負笈北平，但是他的意旨並不因此而絲毫的消沉，他決不灰心，他決不失望，且更加强了他的殺敵救

國的情緒，並努力鍛鍊他的體魄，來充實救國殺敵應具備的要件之一。

他是一個富於革命思想的健全青年，具有滿腔的熱血報國的壯志，但當他赤手空拳而無半點革命技術之前，只有忍痛的望着祖國的沉淪！待他的熱血達到了沸點的時候，他竟拋棄一切的一切，去投筆從戎，以遂其平生的凌雲壯志。

他目擊「一二八」之役，因之對航空救國的認識，在那時候就種下了基念。近代戰爭的方式，已自平面進展到立體之後，航空便成爲戰爭勝負的樞紐。以往的幾次中日事變，更給我們以一個明確的教訓。一個國家要存在於現世紀中，倘缺少強有力的空軍，便是夢想而已！「無領空便無領土」，這是世界人士所公認的立國條件。航空救國的高潮，也隨着深沉的國難而澎湃。閻君是個有志有爲的青年，對於航空的重要性當更有深刻底認識，便把昔日的「乘風破萬里浪」抱負，一改而爲「凌雲復我舊山河」的壯志了。

民國二十三年秋，航空委員會派員到各地招考飛行生，閻君逢此良機，就毅然的去應試，他經過了極嚴密而公正的體格檢驗和考試，竟於應試萬餘人中，在正取百餘名之中獲取了一席。

在他的入伍期中，就顯出他的倍加努力，對官長一切惟命是從，以待他日爲國效勞。同學及教官們都對他有無限的敬佩。入伍期很快的過去，他是被分配到××空校本部去學習飛行。

他本着胆大心細有我無敵的精神，猛烈的幹下去。記得某一天午夜，他於熟睡中還在喃喃自語的回憶日間教官所指示的飛行技術之一「橫滾轉 Bansen Roll」……加油門……推機頭增加速度……慢慢的將方向舵拉至極左（右）因橫滾轉有左右之分……慢慢的將升降舵按極下方，做入後再用反動作回覆……狀……」由此可以表明他飛行的努力，不但日間研究，就是睡眠中尚不忘他唯一殺敵的技術。他的完成飛行期，是在去年十月十日。

八一三的滬戰爆發了，中華民族爲爭取自身生存而抵抗強暴的神聖抗戰展開了！這位空軍閻海文君，於上月十七日奉命飛往北四川路底之敵陸戰隊司令部進行轟炸工作，不幸機身爲敵高射礮射中，閻君即使用救命傘下落。詎意仍落於敵軍陣地之內。閻君立出自衛手槍，向包圍己身的敵人射擊，當斃敵數人，及至最後一粒，乃向自己太陽穴一槍殉國！此壯烈成仁的精神，不但使敵

人胆懾，爲我空戰史上揭開光榮的一頁，而且足爲我們未死的同學的楷模！

（趙銘綱）（九日十四日救亡日報）

陳盛馨氏血戰記

題解：

本文告訴我們，我國的空軍將士的作戰心理是如何的堅決和自信，敵人的空軍

技術又如何幼稚和可笑。我們既然知道我們是爲正義而戰，當然肯力戰而死了！

我們對戰爭毫無恐懼心理。一般人以爲最近幾年來蔣介石將軍所創立的中國空軍，在這次對外戰爭中也許有些畏縮的。中國空軍的將士和日本作空中戰爭許會更覺得膽寒，尤其是第一個飛出去殺敵的戰士會覺得更大的恐懼。

這些理想的推測，都是絕對的錯誤。至少中國空軍中第二個飛上迎擊敵機而第一個擊落敵機的陳盛馨中尉是絕對不承認這種荒謬的意見。

他說：「我們對戰爭毫無恐懼心理，我們早已預備好一切，決計盡力給敵人以最大打擊。」
陳中尉原籍是福建，現年二十五歲，是一個長身材，棕色皮膚的青年。他的兩手很大，正是一個

典型的空中戰士。陳中尉在一九三五年畢業於航空學校，即加入中國空軍。他隨時都準備痛擊敵人，僅僅偵察和轟炸工作對他太沉悶乏味了。

我們隊長下令升空迎擊。記者是在某處訪晤到陳中尉的。他穿着皮短衣，坐在裝飾得很好的會客室一角的一只靠椅上，娓娓地談他的光榮的戰績。「那天清早××飛機場接得準備出動的緊急命令。幾隻飛機停在飛機場上，技工匆忙地整理機械，裝載炸彈及機關槍。一羣青年熱誠的空軍戰士等待着命令，飛往××或××前線去。突然，聽得飛機的馬達聲。十五隻日本重轟炸機在天空上發現。這時正是六點鐘，天空才有些魚肚白彩。我們的隊長即下令升空迎擊。命令才下，他就立即飛上去迎擊日機了。」

「我是第二個人飛上去，當我升空時，我看見第三隻我國飛機也飛上來了。日本飛機已飛抵機場，開始呆木不靈地轟炸了。我立即追着一隻日機的後面，開機槍掃射敵機的油箱，目送它拖着火焰跌到一座山後去。」

敵機燒燬墮下。「我飛回來再迎擊其餘敵機時，發覺自己被七隻敵機所包圍了。我狡猾地

逃開他們，一個迴旋飛到一隻敵轟炸機旁邊開槍攻擊。它在餘姚的上空燒燬墮下。那兩隻敵機的機師也被擊死。

「我擊落的第二隻敵機實是第三隻了。另外一隻我機已先擊落一隻敵機了，在機場不遠就墮毀的。兩個機師急跳出用飛行傘降落。」

記者打斷他的話頭插進去說：「我們從日本人的報告上得知日本空軍從不攜帶降落傘以表示他們的作戰精神。」

陳中尉說：「真的，日本空軍都帶比我們好的降落傘。他們的海軍飛機除了降落傘還帶救命圈呢。他們已被我們俘獲了許多。你大概也看到報載英船在海上救起六個日本空軍戰士的。他們便都佩帶着救命圈。」

「而且，日本空軍正如他們的海陸軍一樣地隨身帶着千人針和護身符，他們以為可以藉此保全生命了。日本空軍在質的方面實在不好，不過在量的方面大概多些。」

十五架敵機擊落十架。他再繼續講他的空戰經過：「當我擊落第二架飛機時，我的子彈已

用完。我立即飛過山去，因恐飛機場炸壞，所以不急於回去。

「這時我看見從××方面有我機急追敵機過來，稍一接觸，敵機即免脫遁去。停在場上的我機稍受微傷，但十五架敵機被我們擊落十架，只有五架逃回去。

「我很慚愧，我只擊落了二架，許多我的同伴比我好得多。一個同伴已擊落過五架，其中四架是重轟炸機，另外一個遼寧籍同伴擊落四架，而我所擊落的一架則是輕轟炸機，我真慚愧自己的成績比他們差得太遠呢。」

去炸日軍陣地。記者又問：「你曾到××前線去作戰過嗎？」

「是的。在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我在××前方受了傷。不過，傷得並不厲害。一顆子彈打穿我的鞋子，在脚底受些微傷。現在我已復原，熱烈希望能立刻再回××前線去。

「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我轟炸機一隊去炸××前的日軍陣地。每隻飛機裝×架機關槍及炸彈，以最高速度在日軍陣地上低飛。炸彈及機關槍彈似雨點樣的灑到日軍陣地上去。

「日軍受到重大損失，即集中高射砲回擊，子彈也似雨樣的往空中飛。

「完成了我們的計劃後，我機全部安然飛返。可是四個飛行員已不幸受傷了。」

「我的坐機受到兩次傷，我和我的機槍手都受到輕傷。一彈打穿我機的降落機關的機軸，可是這沒損壞到墮落的程度。一彈就打傷我的脚底，另一彈則打傷機槍手的膝蓋。我們的損失可以說不大，因為日軍化了太多的高射礮彈了。而當我們低飛在日軍戰壕上掃射時，他們是受到極大損失的。」

勝利當然是我們的。「回想到我初次迎擊日機時，那時我是毫不思索的。一看見日機飛來，就立刻躍進飛機升空去迎擊。我可斷定我一些也不怕。我不覺到我的心是跳得很厲害。」

「我們平時受到蔣委員長及蔣夫人的訓練，當然明瞭我們的職責，永不會臨陣退縮。雖剩一兵一卒，亦當力戰至死。我們爲正義而戰，而日本是爲侵略而戰。勝利當然是我們的。」

（士毅譯）（十月二十二日辛報）

李傳謀之殤

題解：本文告訴我們一個殉國的飛將軍，他生前的懷抱多少遠大，所以他能如願成仁。

與梁鴻雲一道在滬殉難的飛行家，還有一個李傳謀，當時在各報上似乎只輕描淡寫的發表了一點關於他受傷的消息，以後就一直未提起了。

昨日記者偶然地在一個地方，碰見了李君的同鄉×君，他剛從湖南到上海來，知道李君的底細甚詳，現在將他所告訴記者的，關於李君的一切記在下面：「兩年以前，李君還在湖南師範讀書，在學校中，他是學生股的股長，研究會的主任，無論什麼事，他都願意幹。不僅如此，而且他還喜歡運動，鐵餅，標槍，賽跑，他都玩得好。

「李君的家裏共有兄弟五人，長紹鄰，服務教育廳，李君居次，餘均幼小。六年即死去父親，現有

五十歲的母親七十歲的祖母弟弟讀書的費用以及家庭生活費均賴長兄維持大家在這種孤單無父的情形下更覺得兄弟手足之間可親了。所以兄弟之間時多互相勉勵之語。今年春天李君在杭州空校畢業了曾經回到湖南去了一次他們兄弟僅在一起團聚了數天李君假期屆滿仍就離開家鄉了。

「當時李君曾對其長兄言過：『中日之戰不久便要爆發我（李君自稱）已將生命交給國家，如有不幸望家庭勿引爲悲哀，蓋在此國事危急時，個人生命不足可惜也。』」

「李君之兄亦賢明愛國之士也，當時李君之兄曾經語彼：『……假使你一旦發生不幸，家庭一切都由我負責，你可放心作事，爲國努力。』李君亦曾握着他哥哥的手說：『家裏的事既有吾兄負責，弟當盡個人之責殺賊，做一個馬革裹屍的壯士。』說完即握手而別！」

「誰知李君一別，竟與他的哥哥從此分手了。李君之殉難，是炸出雲艦那天，他駕着一架重轟炸機，飛過出雲艦的高空，因高射砲太密，李君之機飛得太低，投彈心切，不幸而受傷了。李君已盡其男兒報國之志，但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弱者一想起來，還是覺得李君死得過早，令人不勝惋惜！」

×君言罷，已經兩眼帶淚了。

據×君云，李君生前最敬仰岳飛，以「還我河山」自矢，每次聽見日人凌我的消息，都得摩拳擦掌一番躍躍欲試。李君死前半月，曾有一信致其弟弟，上面寫着：「望弟妹等步我後塵，作還我河山之最後努力！」（啓）（九月十四日救亡日報）

殉國之戴廣進

題解：

這裏告訴我們，一個殉國的飛行員，他的立志是多少堅毅，抱負又多少偉大，所以

他終於完成愛國男兒的使命！

四年以前，當記者剛從中學走出來的時候，曾下過投考航空學校的決心，可惜後來因為自己近視眼的程度過深，不得不打銷了壯志。但是，我很驕傲，因為我有幾個同學都是學航空的，而戴廣進兄就是其中之一。

認識戴君是三年以前的事：

在光華大學的網球場上，我時常遇到一個高個子和另一個很矮小的廣東同學在打網球，那廣東同學常常給那個高個子打直落三，我就開始注意了這高個子。

後來，到一個同學的房間裏去玩，經那位同學的介紹後，才知道這個高個子就是全校開名的

戴廣進，是一個全能的運動家，網球、足球和排球都代表過浙江省，在全國運動會裏曾出過風頭，此外對於田徑賽亦很擅長。

因為時常到那個同學房裏去玩，我和戴君漸漸的混熟了。戴君原籍安徽，因為在蘇州晏成讀過多年書，所以亦說得來幾句蘇白，但總脫不了皖腔，大家時常以這一點和他開玩笑。他研究的是經濟，然而對於政治卻很注意，常常爲了政治問題，而和人家辯論得面紅耳赤。

有一天，我預備問他借一本筆記簿，一推進門就把我呆住了，他們一房間五個人每人都俯了身子，把頭頂在雨傘柄上打轉，口中數着：「十四，十五，十六……」

「你們在什麼玩意兒？」我驚問。

沒有回復。

「二一，二二，二三……」繼續數下去。

「這樣轉轉，有什麼意思，你們又不是無錫人，何必團團轉？」我有些生氣。

這時，老光吃不消倒了下來，接着老徐小張都倒了下來，祇有廣進在繼續轉，再過一分鐘模樣

才停止。

「到底，老戴最厲害，航空學校他一定可以考進。」老徐氣吼吼漲紅臉說。

到這時，我才明白他們是在比賽，但是我總是弄不懂「轉」與航空的關係，便提出疑問：

「老戴，這樣轉到底和航空有什麼關係？」

他一面拭汗一面說：

「考航空學校時有這樣一種試驗，試驗你在長時期旋轉後，神志是否依舊清醒，否則把一架值幾十萬的飛機交給你，你在轉三個五個轉後便失了知覺，把一隻飛機送了去，國家的犧牲太大了。我因為要投考航校，所以天天在練習，他們不相信，要和我比一比，到底輸給了我！」

自從這次以後，我才知道廣進有考航空學校的壯志。後來，果然從老徐那裏聽到他已考取航校的消息。而以後有一天，當我和他在走廊裏相遇時，我就取笑地說：

「老戴！你考取了航校，通知亦不通知我一聲，真不夠朋友；現在已經這樣神氣，將來橫渡太平洋回來，或者到東京去下了幾個鐵蛋回來，眼睛不知道要生在那裏了！」

他急忙辯道：

「那裏的話，我已經立定志向，從今天起，不抽香烟，把三千根頭髮薙得光光，好好的學他幾年，將來到東京去一次，出出烏氣。」

忽忽的一個學期結束了，從下學期起，廣進便進了空校，而我們光華就少了一個運動健將，我個人亦少了一個知己朋友。每當中日風雲緊張的時候，我就想起一個高個兒。同時每當江大比賽時，一定有人提起「戴廣進」這三個字。

去年當中日關係緊張的時候，他寄來了一封信，內中有一段說：

「我們一隊人，每一個都是年青力壯的漢子，長時期的訓練把我們練得像鋼鐵一樣的堅硬，火花一樣的活躍，只要一發命令，我們在幾秒之內，就可以把我們的鐵鳥飛騰起來。載滿了重量炸彈，幾小時之後在日本的天空上出現，轟轟轟！我們的炸彈在敵人的火藥庫，要塞，要港上開了燦爛的花朵。這玩意真夠味！」

七月七日的蘆溝橋事變掀起了全民、族抗日的怒潮，在北方，在南方，我們忠勇的將士把鮮紅

的血染赤了北平與上海，我們的紅星將士接二接三的給予倭寇以嚴重的打擊，不但炸了敵艦，並且炸毀了敵軍的根據地，震碎了敵人的膽，炸破了敵人三星期把中國人趕出上海的迷夢。

每當我機乘月明星稀之夜來滬暗襲敵艦，敵艦倉皇應戰，亂放高射礮的時候，我相信這裏面一定有我的朋友廣進在內，我就很驕傲的對一同看的人說：

「這許多紅星戰士裏面，有『我的朋友』在內」

同時每當報章上發表了某地我機擊落敵機若干架時，我就相信廣進又建了功勳。

是昨天——中秋節——的夜裏，整個的大地都浸在銀光裏的時候，我們一羣愛聽國事的青年，正聚在一架收音機旁邊在收聽中央電台報告新聞，英文報告的時候，我們聽到：

「日機四十六架襲北京，我機十六架起而應戰，結果擊落敵機四架，我機二架受傷，我空軍戰士黃居國、戴廣進殉難……」

「戴廣進不就是你天天提到的朋友嗎？」弟弟問。

「不會是他的，廣進很勇敢，決不會這樣就死的。」我的心別別跳起來，臉上亦有些發熱，同時

一個高個子的影子又在我腦海裏搖幌。

英語報告結束後，接着就是國語報告，同樣的是：「我空軍戰士黃居國、戴廣進兩君殉難。」這才把我剛才的疑竇打破！我心裏接着就好像有塊很重的石塊壓着，透不過氣來，同時眼匡裏亦漸漸濕了。

廣進的殉難是值得我們一哭的，他懷有這樣的志氣，賦有這樣的體格，又這樣的年青，竟這樣的殉難了。他轟炸東京的願望沒有達到，就死難了，真可惜！

這責任，在我們後死者身上！（俞振基）（九月二十三日辛報）

高謨的一生

題解：這裏又是一篇空軍烈士的小傳；我們在本文內可看到高烈士是如何壯烈的犧牲。

性成仁。

空軍戰士高謨英雄，已經在上月間殉國了！這種壯烈的犧牲，是永遠被國人所敬崇的。我因為和他有點同鄉的關係，所以約略能知道一些關於高烈士的一生。

高烈士的家鄉，是在武進縣的三河口的一個小鎮裏。他在學校裏求學所用的名字，並不是「高謨」而是「高憲堯」。自小就很活潑壯健，等到高中畢業的時候，恰巧九一八事變發生，看到國勢衰頹，處處地方老是向敵人委曲求全。像他這種有為青年，心裏當然十分難過，所受到的刺激，也更加深刻。於是改變他的求學方針，毅然決然單獨跑到南京投考中央航空專門學校第二期的入學試驗。不幸因為身體不合格而遭到落選。但是他並不因而灰心，仍舊抱定「投筆從戎」的志

願。曾經對着他同學們高聲的說過：

「我雖然不能完成原有的志願，駕着那飛機去殺盡敵人，但是，至少我有資格當一個兵卒，也可以和敵人肉搏一下，出出這幾年所積下的冤氣。」

果然，一年之後他就考進了中央軍官學校。在學校裏很認真的潛心研究軍事學識，尤其對於身體的鍛鍊，沒有一刻兒停止過。因此師長和同學都很器重他，並因為他平素待人很和藹，所以同學間對他也很融合。

民國三年的夏天，軍校裏接到航校裏的通知，要保薦幾位成績優良的學生，去受航空訓練。高烈士因為平時品學兼優，體格也鍛鍊得很壯健，便獲選了。轉入空校之後，他便寫信通知每一個友人，可以想見當時的他內心的快樂了！從此他便在××××××××××，南京各地加緊的訓練。在二十五年的秋季便畢業了！名次考得很前，並且「偵察精研」「收發無線電」及「空中攝影」等幾科，還受到了特別的嘉獎。

自此他便在正式空軍裏服務，最初被派入××隊工作，建下許多豐功偉蹟。後來調到×××

×等處工作，到了今年五月才移駐到南京來。他雖然有了這樣優良的技術，但是仍舊不能滿足他的欲望。閒暇的時候，便專心研究英文和意文，一心想到國外去實習和考察一次，希望能夠得到些更深的造就。

終於在七月七日那天，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每個人都願意爲祖國犧牲一切向敵抗戰。尤其是一般青年的戰士們，大家都躍躍欲試。他當然是更希望駕着飛機向敵人痛快的轟炸一下，報復這幾十年間的血債。

八一三淞戰又爆發了！敵機也就在八一五進襲南京。這時正是英雄獻身手的機會，也是他吐出幾年來所受盡惡氣的時候。得到了守衛南京的命令之後，當天就和敵機開始劇烈的爭鬥。憑着他技術高明，身手靈活，初次出馬，就打下了敵機一架。後來被改編入第×隊，進駐××，於是每天就飛滬夜襲。不是最初十幾天有我機來夜襲嗎？我們看到高射礮火花和探照燈照射的時候，高烈士就是其中的一員，駕着重轟炸機在火光中出沒，向敵陣準確投彈，造成他許多優美的傑作。

×月××日的早晨三時許，他又奉命駕了×××號重轟炸機到虹口楊樹浦一帶敵陣地夜

襲。當時除了高射礮和高射機槍密集的射擊外，敵機出動應戰。他那時奮不顧身，很從容的迴翔騰降，投下了許多重量炸彈。雖然完成了他的工作，結果是身背上受了許多創傷，衣衫上也沾着鮮明底血跡。他仍舊竭力忍住了痛苦，還是繼續努力駕駛着向歸程上進發。

晨霧瀰漫了整個天際，駕駛是感到十分困難。又因為經過一晚長久的作戰，機油也告罄了！不得已，在××附近被逼降落。他的神志也就昏迷了！但是雙手還緊握着發動的機械。等到送進醫院裏救醒之後，還能夠報告作戰經過。可是因為出血過多而終於不救了！可憐一位年方二十五歲的青年，到臨死還顯出英雄本色，高喊着壯烈慘痛的言語：

「我要到東京去轟炸啊！」

現在，高烈士是「重於泰山」的犧牲了！他的遺體，移葬到山明水秀的杭州笕橋航空公墓裏，永遠留給後人們一個不朽的紀念。

我們哀悼他，我們一定要繼續他的步武而向敵人作殊死戰。

我們要完成他未完的責任，這責任是我們每一個國民都要切實地負起的。

（吳運開）（十月二十一日辛報）

記高志航

題解：

這次抗敵空戰將士中，高志航君是很出色的一員；本文就是告訴我們一些關於

高君的斷片。

在一二年前，看見過上海市舉行的獻機典禮的人，總還不會忘掉那時表演飛行技術極出色的高志航君吧！

自從全面抗戰發動後的不多幾天，他與敵機曾在浙杭的上空發生過猛烈的劇戰，結果，在英勇而高超的戰術下，給敵空軍一個嚴重的威脅。可是他也不幸地受過傷！

在一個友人的談話裏，知道了幾件關於他的瑣聞和這次戰鬪的大概情形，現在記在下面，雖然是他平日生活中的很小幾個片段，也許為辛報的讀者所樂聞的吧：

他是航校的第一期畢業生，現充空軍第×隊隊長。當在航校任教時，他的飛行技術在空軍中

是很有名的，就是幾個外國教官，也都佩服他。本來在天空裏倒飛是件不很容易的技術，但他卻能在空中倒飛到七八分鐘之久，而那些外國教官，飛到五分鐘已經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他的個性很強，不肯示弱於人，聽說有一次有位飛行家（姓名我已忘了）在上海南京表演後，又要到杭州去表演，航校派他同其餘的二位駕駛到半途去迎接。當他們同那位飛行家在海寧上空相遇後，他就在那飛行家的機前突然的機頭朝下，來了一個大翻身以表示歡迎。本來飛機翻身都是用機尾向下，頭部向上，那麼的翻過去，頭部向下是極危險的，一個不好，就會栽入地去。結果，那位飛行家到杭州後就稱病不再表演了。

據說這次他遇到敵機後，因為敵機甚多，他就大顯神威的在敵機前一下子翻了好多個筋斗，以混亂敵人的目標，而又乘其不意，突使射擊，一架敵機就此被他擊燬，開了中國空軍擊落敵機的紀錄，而他也卒以衆寡懸殊，在許多敵機的猛烈的圍襲中，英勇而又不幸地受傷了！

（東海）（十月二十三日辛報）

祝鴻信訪問記

題解：本文是一個受傷的空軍戰士的作戰報告。

細雨霏霏的一天下午，記者迎着秋風，到醫院裏探望殺敵負傷的空軍健兒祝鴻信。從前各報上登的名字是祝鴻倍，據他自己說：這是錯誤的。

他睡在病牀上，好像很無聊，見記者來，拖着鞋跳下牀來，很高興。他的精神已恢復，纏着綳帶的左臂也可以自由運用了。

他微笑的說：「我的手已不痛了，現在有幾處傷口沒有全好，再過三星期可以出院……出院後自然先到南京，然後再歸隊。」他一邊說一邊擺動着那隻受傷的手臂，像操縱着「機桿」的樣子，臉上現出高興的神情。

起初他的傷勢很重，在昏迷狀態中，所以關於他轟炸敵軍陣地和負傷經過，始終不會講過，現

在精神好了，他有系統的談着光榮的戰史：

「八月十四早晨，我們幾十架飛機，飛到上海來殺敵，這是展開上海空戰的第一天。敵人一點也沒有準備，連驅逐機也沒有飛起來，我們安然完成任務，從容的回去。

「下午二次來襲，因為霧重，我們在上海附近散開，各自前進，我們的一架是輕轟炸機，我在前座操縱，後座就是任雲閣。我們的目標是公大紗廠敵飛機場，當我們找到了目標後，發現兩架敵人的驅逐機趕來，我們向目標丟下兩枚炸彈，便預備好機關槍，把機身升得比前面兩架敵機高，準備廝殺，不料在我們上面的雲中，突然發出機關槍聲，我覺得左臂失去了操縱的能力，不能掉頭應戰了，不得已我將機頭向前傾，突然下降，敵機並沒有追來，大概以為我們被打落了。

「左臂的鮮血被風吹灑在面上，我知道已受傷了。看看任雲閣，他已伏在後面，不能動彈。我檢查着機身，並沒有重傷，只有左翼中了一彈，我用右手駕駛着飛回歸途。假使機身有了損毀，我早已決定把飛機掉回頭去，連人帶機一起犧牲在敵人的軍艦上。

「飛到真茹無線電台附近，我發覺機身向左傾斜，我知道要飛回根據地，危險性甚大，所以決

定在虹橋機場降落。

「飛機停在機場後，我呼喚着任雲閣，他已經失了知覺，胸部湧着血，這時我也暈倒了。」他一口氣說完了，變得很興奮。

最後從他的自述中，知道他是空校三期畢業生，九一八以前在瀋陽航空教練班裏學習飛行，那時是二十歲，現在是二十六歲了。

談到他的家庭，他說：「我是熱河阜新人，父親母親和弟弟還住在那裏，但已兩年不通消息了。」說到這裏，他呆住了，含着兩包眼淚，但跟着他又苦笑着安慰自己說：「收復東北的時候，母親們就有消息了。」（九月二十七日立報）

陳其光訪問記

題解：

在我國空防如此寬大的天空，以少數的戰鬥機抵禦強敵的空襲，事實上可說難

收效果，但是我們却可在本文看出，我們忠勇的空軍將士，是如何的以寡敵衆，如

何的以沈着而擊敗驕傲，難怪敵人的領隊在輕敵而慘敗之餘要自殺了！

九月二十一日在太原上空與敵機奮勇搏戰，竟致受傷之我空軍勇將陳其光氏，養傷於××醫院。記者往訪，陳氏住該院特等病室，傷勢未痊，額上尚繫有綳帶，惟精神極佳，已能起行，口操粵音，記者亦即以粵語交談。記者首致最誠摯之慰問，並對陳氏英勇抗戰之精神致無上之敬禮，陳氏謂此次抗戰負傷，各界紛來慰問，實爲銘感，現傷已漸愈，二星期左右，可告復原，當再駕機殺敵，以副衆望。記者復詢以陳氏在空軍之歷史及戰績，承其詳告，茲摘記於下：

陳君之生平：余（陳自稱）爲廣東番禺縣人，今年二十八，現任空軍驅逐機某段段長，國軍

北伐時，深感空軍對於國防之重要，遂於民國十七年在粵中山大學附中畢業後，即考入粵空軍學校第三期，民國十八年畢業，旋即由飛行員升任小隊長。蘆變發生，余等曾請纓北上，奈因命令未頒，未克如願，但已加緊技術訓練，俾能隨時效力。

京滬之戰績。及至八月十三日滬戰發生，余即奉命領隊，在京滬等地作戰，曾往滬間敵人戰地口外敵艦投彈多次，襲敵多人，敵機被余等擊落者為數頗多，屢予敵空軍巨創。

在晉展神威。奉令來晉後，即逢敵機襲并最緊張之際，十八日率五機迎擊敵機，擊落敵偵察機一架。十九日四機與十餘敵機戰鬥，又擊落敵輕轟炸機一架。二十一日下午敵方派驅逐機及轟炸機二十四架來襲，余率另一機與敵九機戰鬥甚久。雖然衆寡懸殊，但以殺敵心切，仍鼓力應戰，後敵隊中忽有一機單獨下降，向余機射擊，余見有機可乘，且揣此機恐為領隊者，故即加以猛烈射擊，約十餘分鐘，即擊中其油箱及其機身，旋即下墜。後余見另一機已為敵機包圍，乃趕往營救，與另四敵機相持二十餘分鐘，不幸左臂中傷，被迫降落於城內女師，額部被機身撞傷甚重，遂失知覺，後在該校救出，送院醫治。

擊斃三輪寬。翌日得悉昨被擊落敵機爲隊長三輪寬所駕駛頗覺興奮。按三輪寬爲日本有名之陸軍射手，後投空軍，駕駛射擊俱精，九一八之前任東北航校教官有年，在國際上彼以善戰名於時，此次戰死，實爲驕傲所致。因彼並不率領他機共同包圍我機，竟單獨下降作戰，可見其估計自己技術甚高，而藐視中國空軍，以爲不足其一擊，殊不知中國人對敵軍早恨之澈骨，決死抗戰，並不稍有畏懼。且年來技術進步甚速，非如彼所料之脆弱也。三輪寬率領之機隊，意欲於二十二日襲晉垣，乃彼突死，乏人指揮，全部計劃已告失敗。在三輪寬遺屍中獲得彼之私章，指揮劍，地圖，及重要手冊，上載敵進攻計劃頗詳。

敵強不足畏。陳隊長並云敵人雖強，殊不足畏，祇要大家抱犧牲決心，勝利必屬於我。在南京時，敵彈雖已落在我機場上，但我空軍仍飛起應戰，敵夏谷上校所主領之大隊敵機五十餘架，被擊落者四十餘，夏谷率十餘殘機回國，卽以自殺聞。因遭我空軍奮勇抗戰而慘敗，無面目見其國人也。

陳君之壯語

陳氏最後謂我國空軍實力，不減於敵，且我係被侵略者，戰鬪員均拚命衛國，精

神遠勝於敵。保衛山西，收復失地，爲軍人天職，余等誓流最後一滴血，來爲民族解放而鬪爭。深望全國民衆，一致奮起，共挽國難……（十月十日新聞報）

記范光華君

題解：

讀完本篇短文，我們知道范君作戰是如何奮不顧身，而山西的民衆又如何的愛

護我們的空中將士呢！

××縣在山西的東北角上，接近察哈爾省界，我軍無法固守，於九月十三日作戰略上的移動，隨即不斷的向敵反攻，我空軍並飛往助戰。二十日我空軍副士范光華，駕攻擊機赴××，作S式的飛行，炸毀敵工事及重兵器極重，後來看見山中一條公路上，正分散着敵人步隊，乃以密集掃射，使敵人體裂肢飛。被解決已過半了，我副士范君仍不捨飛去，更勇敢的低飛射擊，希望將敵軍全部殲滅。不幸我機飛得太低，被敵以礮擊中，范君駕駛傷機飛回，卒被迫降落距離敵人數里的地方，機一落地，范君敏捷的跳下，看見四週圍攏來幾十個荷着鋤頭拿着鐵鎗的農人，並且大聲的問：「你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范君答：「我是中國人！」農民見他的面貌和聽他的說話的聲音，知道他確

是中國人，於是都走到他面前來慰問他，有一個老太婆拉着他的衣服哭，他問她哭什麼？老太婆說：「你看你臉上手上弄得這個樣子！」范君用手去摸臉，摸到一手的泥，手指上被彈片擦傷還流着血，范君向老太婆感激的笑了笑。（十月八日新聞報）

李成榮訪問記

題解：

本文介紹我們一位飛將軍，他們是如何勇敢輕生的去殺敵；他們雖然受傷，但他

們報國的心理仍不減衰。

他們都是廣東青年。昨天下午細雨濛濛中記者送別了一位傷愈出院的飛將軍歸隊殺敵，這位飛將軍的名字叫李成榮。我初會到他的時候，是在××地方的醫院裏，還有一位和他同時受傷的劉志英同志，他們都是二十五歲的廣東青年。

那時他們已經四十多小時沒有休息過，所以精神現着疲倦的樣子，但他們卻興奮的講着他們殺敵的經過情形：

那裏去找我們。「我們兩個，駕着一架輕轟炸機，由根據地出發，在下午七點三十分左右到了上海，這是我們熟諳了的一條路，毫不遲疑地，直飛楊樹浦平涼路，在敵人陣地的上空偵察了好

久找好了目標，測準了距離，敵人還一點不覺得，他們正忙着向浦東發礮。

「十顆炸彈我們一個個地擲下去，從上面看得清清楚楚，房子燃燒起來，礮位都掩埋在炸彈的濃煙裏。我們完成了任務，踏上歸途，機後空中發現了一條條的探照燈光，高射礮的火花，信號，我們笑了，在廣大的空間，燈光槍礮，到那裏去找到我們呢？」

三對一。——當飛至××附近，突然迎頭飛來三架敵人的驅逐機，原則上，轟炸機在可能範圍內，是要極力避免戰鬥的，何況又是『三對一』，所以我們不得不逃避，但敵機的速度大，我們卒陷重圍，他們開機關槍掃射，我們一面把飛機旋轉着躲避敵人的射擊，一面找機會還擊，經過二十分鐘激戰，敵人終於退了，我們繼續我們的歸程，但是飛行不久，引擎停了，被迫降落在××附近民田裏。

以轟炸回答轟炸。——機身翻在地上，劉同志在前座操縱，胸部壓傷，我在後座傷勢較輕些，頭部腿部均受微傷……」

在第二次記者去探望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好多了。

昨天李同志離開醫院的時候，很堅決的對我說：「這些天，我看到了敵人在我們大上海上空肆意暴行，我氣憤極了。決計以轟炸來回答敵人的轟炸。」（十一月三日立報）

巧施計謀

題解：

這裏一篇記事，可以看出我們的空軍將士是如何的能隨機應變，而使敵人無法

應付。

大陸報云，十月十四日之夜，中國飛機駕駛員某氏，曾巧施計謀，在楊樹浦日飛行場，炸毀日機七架，此事雖日當局嚴守秘密，但已經可靠之外人觀察家徵實。是日薄暮後本埠砲火連天之際，日飛機四架，開其機上之燈，飛回根據地，爲中國飛機一架所見，亦開其機上之燈，而加入日機隊中飛行，日機因是以爲該機乃屬自己方面，未加注意。既抵飛行場，該機亦伴作降落狀，迨日機四架全行落地，乃擲炸彈兩枚而飛去，日機察覺後，急發警報，於是浦江中各日艦齊飛高射砲，滬地居民，當憶是日七時左右，高射砲聲隆隆，震耳也。但該中國飛機是時已遠離上海矣。楊樹浦日飛行場因受浦東中國砲隊之威脅，遷至吳淞之說，已由外人視察家徵實，昨晨新聞訪員，以此事詢諸日海軍發言

人據答虛實可自求之。(十月二十二日申報)

陽明堡的敵機

題解： 本文是中央社太原電訊，雖然祇有簡短的數百字，可是我們陸軍是如何的勇敢。

去擊毀敵機，活躍於紙上。所以事後軍事委員會曾明令嘉獎。

我軍爲掃蕩敵機任意掃射我非戰鬥員之力量，曾具決心，將其晉北飛機倉庫，予以破壞。特派劉師某團，赴陽明堡敵飛機場偵察。按陽明堡在崞縣北，代縣南，爲敵空軍侵我晉省之臨時根據地。隱伏四週，窺隙多日，初僅發見敵機數架起落，該團長陳希時，副團長汪乃貴，日前復親自隱蔽瞭望。適於十八日黃昏前，見敵機共落二十四架之多，陳團長見機已至，卽開始佈置，以一營向崞縣，一營向陽明堡以北及代縣佈防阻敵兩翼援軍。復以一營抱果敢必死決心，於二十日晨六時突入機場，數百枚手榴彈齊發，頓時爆炸之聲不絕，敵二十四架飛機當全部被炸燬着火。敵守兵約一營餘，聞警出動，與我軍在機場黑夜中開始混戰，肉搏一小時餘。陽明堡敵增援部隊亦趕到，並有裝甲

車十餘輛護戰，該營見任務已達，始安全離開。是役我方傷亡百餘，救回傷兵僅三十餘，餘均作壯烈犧牲，並有營長一，連長二，排長五，負重傷，敵傷亡數倍於我。又我某旅小礮隊，十八日下午在前方擊傷敵機二架，均墜落靈山附近（十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

松浦久夫訪問記

題解：在這篇被俘敵航員的訪問記當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是多少優待俘虜；而敵人的

麻醉下級軍人，也可在此發現。

他是個日本人。讀者還不會忘記吧，前幾天我們在蕭山附近擊落日本重轟炸機一架，裏面四個飛行員逃脫，經我們地方政府的搜索，結果於昨天將這四個敵人俘獲，送到南京來。這四個人中，除掉兩人身上受點傷送院醫治外，其餘二人受我方優渥招待。其中一個年紀很青的叫松浦久夫，我即便與他談話，寫了這一篇訪問記。

松浦久夫是一個十足日本型的人，矮矮的身材，長的十分結實。他到招待室的時候，只穿一身白色的粗棉布上下衣，赤着一雙橫闊短硬的脚，粗短的手指，一點小小的東洋式鬍子，無論誰看見都能斷定他是個日本人。

這是一場惡夢。我們請他到我們的住屋。當他行經一面穿衣鏡的時候，他站住了，對着鏡子仔細地看看他自己的面孔，用他粗短的手掌摸摸頭髮，彷彿是很奇怪，爲什麼會到這個環境中來呢？也許他還以爲這是一場惡夢！

我們給他一枝白金龍，他玩弄着，吸着，點頭表示謝意。於是我們開始和他談話。

「好幾天沒有抽烟吧？」

「哼！謝謝！」

「請問你貴姓？」

「松浦久夫。」

「年紀多少了？」我們繼續問下去。

「二十四歲。」可是我們從他的相貌看來，他彷彿已經是三十多歲了。

「你是那裏的人？」

「福島人」——四國的福島。

「你在日本什麼學校畢業的？」

「是浮門工業學校畢業的。」

「呵！那麼你是駕駛員麼？」

「我是二等偵察軍曹。」

我們大家相對靜默了一會。在我們的房裏，有一包剛從他所乘的飛機上取下的戰利品——飛行衣，飛行帽，護身符，壞了的機關槍和一顆歪了的子彈。他注視着他的「戰具」，當然腦裏有無限的感觸：前幾天正是他機上的武器，而今天竟是我們的陳列品了！

令我感激。我們不願多談使一個「人」傷心的話，於是轉過談鋒。

「對於這次的事變，有什麼感想呢？」我問。

「我們政府對我們說，凡是我們日本人在貴國的都被殺害。」

我向他解釋：「這事，我想你當然知道是不確的，前次貴國藏本副領事的『被逼自殺』，此次貴國在滬水兵宮琦的失蹤，我國政府代為尋獲，並有極周密的照料；從藏本和宮琦的自白上，即可

以說明一切。但是，你自己的觀感怎樣呢？」

他說：「這次落在貴國，你們的人民送給我食物，送給我棉被，毫無仇視之意，這種好意，令我驚異，同時也令我感激不已！本來我們被俘，只望一死而已。」

我們也沒有法子。「沒有的事！」我們馬上接着說，「我們素主仁愛和平，不說失了戰鬥力的你，我們將好好的招待，就是對貴國的民衆，我們也從未有敵對的心理。」

「是的，我現在真的深信貴國和平之至，不過我們也沒有法子，我們是奉命而來的。可是，除掉命令中所圈定的目標，我們也斷不亂擲炸彈以傷人民。」

「對於你的失事，你有什麼感想呢？」我再問。

「原先只預備一死，倒想不到你們如此款待。聽說我們日本打算把貴國的僑民護送回國，我希望這是真的才好。」

我們給他一杯茶和一枝香烟，他連說「謝謝」不已。我們告訴他已經派人替他去买幾套衣裳，等一會他就可以洗澡換衣裳了。他看看自己的身體，笑了一笑，又連說「謝謝」。因為日本人的

脚形和我們不同，我們恐怕不易找到適合的皮鞋，於是問他歡喜穿皮鞋還是喜歡穿拖鞋。他說：「呵！謝謝！謝謝！什麼都可以，什麼都可以。」

希望還「千女縫」。至此，他問：「假如你們允許的話，我想寫一封信回家，報告我的平安和受款待。」

我們回答說：「當然可以。」

他又說：「如果可以的話，我的女人給我的一塊布（按即所謂『千女縫』是日本一種迷信的保護物，）希望送還給我，不可以也就算了。」

談話至此，天色已暗，而且不願使他太疲勞，於是我們結束了訪問，送他回招待室休息。

（佛舟）（九月一日辛報）

敵空軍損失調查

題解：

本文係中央社的南京通信，詳載九月份內敵軍空軍人員的傷亡及被俘者總數。

竟達四百以上，實可證明我國空軍摧敵力的強大。

上月份敵海軍航空官兵在我境內傷亡及被俘者，業已調查竣事，總數約四百五十人以上。除已查明姓名者一百十九名外，餘因屍體被焚或沉入江海中者，則難考查。茲將查明之姓名及其隸屬職級探誌如下：大尉小隊長小谷雄二，一等航空軍曹太田武夫，二等航空軍曹鵜沼國治，一等航空軍曹木村彌一郎，一等航空兵小川勝三，一等整備軍曹黑川明，三等航空軍曹藤島松稚，一等航空兵曾子正行，二等航空兵飯尾秀雄，三等航空兵斧田卯之助，一等航空兵間瀨國正，三等整備軍曹遠藤利秋，一等航空兵及川至，大尉小隊長田中次郎，二等航空軍曹山口敏雄，三等航空軍曹佐藤剛，二等航空軍曹德富忠雄，平井春治，一空曹阿部正治，一等整備軍曹中村秀司，一等航空軍曹

齋藤勝次郎，一等航空兵和田豐次，一等航空曹長道内永，三等航空軍曹關根實，二等航空軍曹水口和芳，一等機械兵木藤正男，鈴木靜助，川田勝次郎等二十八人，一等機械軍曹田中正，一航空曹長渡邊男，南波芳隆，富極修司，大反保等三十人，以上均隸屬木更津航空隊。曹長飯尾義輝，隸鳳翔母艦，曹長桃時意喜雄，坪井橫山，峯松，竹内康雄，太田輝夫，隸鹿屋航空隊，曹長河世知幸，隸加賀母艦，一空曹猿田阿少上，隸大村海軍航空隊，一空曹宮川，隸大村海軍航校七分隊，一空曹松田敏夫，隸加賀母艦，一空曹川勇，隸鹿屋航空隊，二等航空兵正恩地五郎，隸鹿屋航空隊（俘虜），三等兵正松浦久夫（俘虜），岡本純一（該虜在中央醫院治療，尙未訊問），均隸屬加賀母艦，二等兵曹竹下良一，隸鹿屋航空隊，三等兵曹田中下令，隸加賀母艦，一等兵濱崎三郎，隸加賀母艦，二等兵曹高橋平治郎，隸龍驤母艦，一等兵曹成田山朝夫，隸佐世保航空隊，三等兵曹片山利人，隸佐伯航空隊，一等海軍航空兵伊東朝男，隸鹿屋航空隊，三等軍曹楠元武則，隸加賀航空母艦，三等軍曹岡本逸郎，隸鹿屋海軍航隊，海軍航空機械士小池近男，一等空兵往川縮光，二等空兵宮原辰雄，均隸鹿屋海軍航隊。（以上均係俘虜。）陸軍航空大尉栗原，隸陸軍飛行第六聯隊（八月三十一日被我擊

斃于南口。陸軍航空兵少佐三輪，隸陸軍飛行第五聯隊第一大隊長（九月十九日擊落于太原後斃命）。海軍大尉川口茂彥，隸大村海軍航空隊第七分隊長（死）。海軍大尉岡島猛，隸大村海軍航空隊（九月十九日擊落於鎮江高資後斃命）。以上合計一一九人，內俘虜十五人，餘均死。在逃者十人，正在緝捕中。查敵空軍人員在我境內死傷者約四百五十人，以上除已查明姓名者一九名外，餘因屍體被焚，或沉入江海中，致難考查。（十月一日大公報）

炸長門艦

題解：

長門艦爲敵海軍中最大主力艦之一，總噸數達三萬三千。滬戰爆發不久，該艦即

指揮敵艦數百艘，駛至江陰封鎖線附近長江各口岸，攻擊我軍。而我空軍亦即以

轟炸各敵艦，并以轟炸該主力艦爲集中的目的。

十一月二十六日，新聞報載有一篇特訊，題目爲「我空軍猛炸日艦」，照錄如下：

本埠馬勒拖駁公司，有某方海軍士官，昨日下午，向西人大班接洽，租雇最大拖駁輪船數艘，從速駛往江陰常陰沙江面，拖帶損毀兵艦來滬，入瑞鎔船塢修理。惟因華籍員工不願前往，乃改用白俄及歐籍船工，連夜由日敵艦引導，開出吳淞口，直赴長江下游，該拖駁輪有五六艘之多。有一拖駁輪，先已受雇泊長江下游，昨日駛回浦江。據員工透出消息，二十四日夜晚九時至十時之間，江上月明如晝，曾見中國飛機十五架，翱翔毛竹港口，長門、陸奧兩巨艦，停在江心，驅逐艦、礮艦二十餘艘，分

泊上下游，當時探海燈如白虹，光芒耀眼，高射礮機槍，密集射擊，響若聯珠。十五架飛機，似決心作壯烈犧牲者，在天空齊向長門陸奧兩艦下降，轟炸聲若霹靂，巨雷遙見濃烟直冒，江水激起數丈，而此十五架中國飛機，均未見再行上騰，恐已同歸於盡。踰二十分鐘，又見十餘架飛機，由西北飛翔江上，日艦高射礮密集射擊如前，並放烟幕掩護，將艦開動，或進或退，不復如先之首尾相接，停泊江中。飛機有尾部冒烟起火，墜落蘆葦中者，有如前連同炸彈逕向日艦直墜者，似又犧牲數架。但江上日艦，亦有數艘烈焰直冒，爆裂聲迭作，江水大爲震動，長山黃山要塞上，復藉火光作目標，頻開大礮。半小時後，海空大戰始停，時上游數點巍然黑影之上，火焰甚熾，竟有幾艦被燬，雖不能詳，然證以亟需拖駁輪數艘馳往情形揣測之，似當晚被中國空軍猛襲結果，必有若干艦已受重傷云。

二十七日，該報又載兩段新聞如下：

昨報載本月二十四日晚，揚子江中我空軍曾出動對停泊該處之日艦，作猛烈轟炸，本市西人方面，曾有人於二十五日偕同友人五人乘坐小汽艇由滬出發，前往該地，於昨日安然返滬。據渠對人談所知經過事實，謂我空軍二十五架於二十四日晚先以十五架轟炸機，連同駕駛人員，對日方

巨型艦一艘，抱定機毀人亡艦沒之決心，作壯烈之犧牲。該巨型艦確即沉沒江心，距離江岸約四里許，該艦桅杆二根及烟肉等物，猶高露江面，渠等對該艦曾攝得一影。同時除該艦外，尚有大小不等軍艦六艘，亦被我空軍擊中，而分別下沉。該西人等對我空軍之忠勇殉國，至為贊歎云。

（本埠息）據鎮江來人談，前日（二十四）晚間揚子江福山口，曾有我空軍數度出動轟炸，停泊該處之日艦。當時福山口已停有日方小型兵艦二十餘艘，另有巨型艦一艘，類似航空母艦，上載飛機二十餘架，正駛抵福山口時，適有我機一隊約十餘架，飛該處轟炸駕駛人員，咸抱機燬人亡之決心，向該巨型艦轟炸，作壯烈之犧牲。該艦遂即橫沉於福山口。其餘小型兵艦二十餘艘，亦多數被炸燬，一說小型兵艦共約三十艘，曾被逸去六艘。昨日日方曾託本市某拖駁公司租用大號拖駁，前往該處拖帶毀損之軍艦云。

十二月二日，大公報本市消息，載說：昨有無錫籍某君自無錫經過長江封鎖線之江陰來滬，據云除江陰封鎖線內有我兵艦一艘，業被日機炸燬外，其下即有日艦十餘艘，泊於福山狼山江面。在福山狼山之下，有日方一軍艦，已為我軍轟炸沉沒，現祇有艦之首部及前後旗台二，烟肉三，露出江

面其旁並有較小之巡艦礮艦，亦被炸沉沒，完全不見，可見者祇有烟囪桅杆而已。吳淞口外銅沙洋面，約當瀏河上下以至淞口一帶，計泊日艦多艘，舳艫相接，長江交通，幾爲阻塞。

根據上面四段新聞，雖然不能確切證明我們英勇的空軍，已炸沉了敵軍的主力艦，敵方艦隊損失的重大，是可推想的。同時我們又不妨將下列兩個電訊來補充一下：

路透社十一月二十六日東京電：日本帝國大本營海軍組今日聲稱，爲應付上海方面陸軍戰事之新近進展起見，永野司令所指揮之聯合艦隊，將駛返本國口岸，俾迅速裝上必要供給品，並補充人力，庶增厚其戰鬪力云。

同盟社十二月一日東京電：日海軍省本日發表本年度定期異動，內包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兼第一艦隊司令大將永野修身，升任軍事參議官，其遺缺由第二艦隊司令官中將吉田善吾升任。

永野是日本海軍總司令，他爲何突然將聯合艦隊駛返本國，又爲何突被解除實職，而就虛銜的軍事參議官，似頗值得研究。

到了十二月五日，新聞報又有如下一段的記載：

據南通來滬者云：沉沒於通州福山江面間之巨型艦長門，及礮艦驅逐艦等五六艘，以損毀重大，日方無法挽救。該艦之前部，本全露於江面，近日益見下沉，僅微露鷓首耳。其他各艦亦逐漸下沉，祇有旗台之桅杆，浮於水面而已。關於各該艦之損失數量，極為重大。就長門一艦而論，實為現時日本最新四大戰艦之一，英文名 *The Battleship Nagato*，總噸三萬三千八百五十噸，長七十七丈，闊十五丈六呎，當時造價為七千萬元（日金）以上，今則當值二萬萬元以上矣。艦上計有主礮四座，前後各二（每座三尊），副礮高射礮各三十六尊，其主礮口徑為十六吋。每一礮彈之重量，約一噸許，每一彈價須三千六百元以上，非戰時之駐艦海軍人數，至少在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名左右云。

又訊，昨由常陰沙鄉民張少卿轉報由通來滬稱，渠於五日前經過福山口外與江陰要塞之間，有日巨型艦長門號沉於江中，尚有五礮艦亦同沉前後左右。并且尚有運輸艦約十餘艦，現仍被沉艦所阻，未能開出，日方曾用百餘隻拖駁拖帶沉艦，卒未遂云。

十二月六日上海社會日報也登載如下一段的新聞：

上海人似已久不見我空軍之來滬夜襲，而日艦上放焰火式之高射礮火花，亦久未娛滬人之目，實則此係坐井觀天之見。蓋我英勇之空軍，固無日不騰雲駕霧，予長江及杭州灣日艦以重大創傷。茲日方亦承認海軍備受威脅，覆沉甚多。我空軍所以有此驚人傑作，蓋得力於空軍敢死隊員之忠勇爲國，抱定犧牲精神，誓與日艦共殉。此項空軍敢死隊，係由我空軍戰副員自動請纓，益以華僑飛行員數十人，歸國投効，在陳慶雲黃光銳兩將軍領導下，各以血書爲盟，有但願粉身，不願生還之誓詞。蔣夫人壯其志，卽訂定種種優卹辦法，並親向隊員慰勉。於是各敢死先鋒，分向長江杭州灣一帶作壯烈之轟炸，每次必在三四十架以上，集中目標，對日艦輪流下蛋。雖在高射礮火口中，仍低翔如穿花蛺蝶。其炸沉日主力艦長門也，曾輪流擲五百磅炸彈二十餘枚，始告滅頂，其他礮艦運輸艦等亦紛紛中彈覆沉。四日清晨，我空軍幾終日在江陰江面轟炸日艦，遂有大小戰艦七八艘，長門陸奧而燬滅。當時日方曾派機五六十架，前往保護，由我驅逐機迎戰，展開偉大之空中戰。連日我機雖有數架犧牲，然日海軍之損失，則百倍於我。以造價計算，至少五萬萬以上，艦上長官水兵，更犧牲

慘重，與艦同滅，此爲中日作戰以來，日方損失最鉅之一役也。

從以上各段新聞加以推測，長門艦是否已被炸沉，讀者當不難想像了。

（十二月六日作）